

菲島夢遊記



文化供應社印行

司馬文森著

246
7

少年文庫刊行旨趣

這幾年來，在文化界和教育界工作的同志們，都同樣的感覺到，少年們的文化食糧實在太缺乏了。抗戰發生以後，我們的文化工作，有了長足的進步，但也正因為大眾的眼光都集中到動員，注視到抗戰上面，對於少年們精神食糧的供給，反而忽略了，以致使我們的少年羣，長期的陷於精神食糧的恐慌和饑饉之中。

中國已在抗戰中成長，並且也已表現出它底驚人的力量，中國的少年們，在這樣瞬息萬變的環境中，成長之速尤其令人吃驚；他們不僅和大人一樣的在動員着，且能像一個大人一樣地擔負着艱鉅的抗戰工作。四年來，我們已看見從他們做出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了，但是這批新中國的主人，却正共同的感到精神食糧的饑餓！

但是這件工作，並不是完全沒有人注意到；在上海繼兒童書局之後，已經有專門印行少年讀物的出版機關出現了，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，也爲這工作特別成立了「兒童文學研究組」，我們這個「少年文庫」的出版，並不想夾雜在這中間湊熱鬧，而是想貢獻我們一小部份力量。

這個文庫的內容，包括的範圍頗爲廣泛，舉凡適合于少年們閱讀的故事、童話、小說、劇本、詩歌、謠曲、遊記、以至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，無所不包，每冊字數略以二萬到三萬爲準，文字力求簡潔生動，並具有新鮮活潑的意趣。

我們這個工作，看來好像輕易，其實卻是相當艱難的，要使它廣泛的展開，絕不是少數人所能完成，我們在期待着全國文化界和教育界朋友們的合作與支持！

民國三十年五月編者識

菲島夢遊記



著 森 文 馬 司

• 庫 文 年 少 •

版 出 社 康 供 化 文

菲 島 夢 遊 記

國立中央圖書館
NATIONAL CENTRAL LIBRARY

346
7

目次

一	小安安夢遊菲菲島	七
二	船中的見聞	二六
三	小黑人的故事	三六
四	不准上岸	四九
五	舅舅	六四
六	關於舅舅的幾件小事	七三
七	在島上第一次的見聞	八二
八	崙禮達的禮物	九一
九	鯨魚的犯罪和受刑的故事	〇一
十	一段歷史的傳說：牙牙人怎樣統治菲菲島	〇九
十一	另一段歷史的傳說：菲菲島如何又落在米米國人手中	三一
十二	在上麻洛的途中	四八
十三	中國人露德的悲哀	五六
十四	「文明」人和「野蠻」人	六六
十五	到爬倒地去	七四
十六	關於脫身的神話	七九
十七	塵洛下山	八七

516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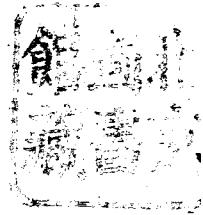


一 小安安夢遊菲菲島

有客人從南洋歸來，路過大墟鎮，恰是黃昏時分，趕路甚為不便，想在墟市鎮上停下，但又苦於找不到客棧。當這個白髮蒼蒼的老洋客，正在左右為難的時候，脚夫忽然就提議說：他可以設法替他介紹一個地方，那是他的親戚，為人極為誠實可靠。老洋客心中極為歡喜，他向脚夫道過謝後，就動身朝那脚夫的親戚人家走去。

脚夫把這位南洋客帶進他的親戚家，那時正是冬天，這脚夫的親戚家正吃完飯，一家大小圍住一個火爐，聽一位老年婦人講長毛故事。當脚夫把老洋客介紹給他們時，那圍在爐前的大小小就都一致的站起來，有的讓開坐位，有的勸忙着去倒茶，以表示他們的尊敬和歡迎。

這極其誠懇的優待，實在甚過了我們這位老翁人的意料，因此他一邊坐在人家



讓給他的位子上，一邊道着謝。過一會他又說：

「你們一家大小是多麼快活啊！我希望不會因為新加了我進來，破壞大家的快活。」

「不會的，不會的，」做主人的回說。「我們會因為多了一個客人而更加快活的。」

主人雖然說他們還是快活的，甚至會比剛剛更快活，但是大家却自然的彼此客氣起來了，於是客人又得抱歉的說了：

「我覺得我已經開始在破壞你們的快活了，當我初初進來時，你們大家還是有說有笑，蠻快活的樣子，現在却個個都客氣起來不說話了。」

「不是這個意思，」主人又出來聲明了。「在你還沒進來的時候，老祖母正在對這些後輩講故事，但是很不湊巧，當你剛剛來敲門的時候，她的故事恰巧說完了，現在是沒有什麼可講的了，所以我們都沉默着。」

說到這兒，那個一進門就躲在陰暗角落的脚夫就出來說話了。他說：

「我們的客人，是一位老南洋，在路上他告訴我：他在那兒住了近三十年，現在是事情不幹，回家來度老了。我們都知道南洋是一個好地方，一定有許多新奇故事的，我們爲什麼不利用這個機會，請這位客人對我們講點南洋的事呢？」

「我代表我們全家，對這意思表示歡迎！」主人一說完，就輕輕的鼓着掌，大家也跟着也擊他的樣子。於是，在一個小小的會客廳里，馬上便充滿了一陣活潑的愉快的掌聲。客人很是謙虛的微笑了一下，便這樣說道：

「我很高興能給大家講點南洋故事，不過我的口才實在太不好了，怕講了大家不喜歡。不過，既然大家贊成我講，我只好講，如果講得不好，還得請各位原諒。」說着，他就對着衆人講下一段二十幾年前，他初去南洋時的故事。

客人的口才原本是很好，聲音那麼地清楚有力，加上故事又極動人，因此聽的人好像都受了催眠一樣，有的迷醉着，忘記了自己是在那兒，有的就睡着了。在這些聽衆中，有一個叫做安安的十二歲孩子，他不僅被這些故事迷醉

着，閉下眼睛，甚至於還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。

你們想：他夢見一些什麼呢？他夢見——

他正從高級小學畢了業出來。

有一天，他的父親忽然把他叫了去，他說：

「安安啊！現在你已經快成年了，應該自己出去找生計，不能再這樣老靠父母過下去。」

安安想：這句話講得不錯。但是叫他怎樣回答呢？因為他從沒把這事情放在腦里想過，結果他便沉默着。

「你怎樣打算，爲什麼一句話不說？」父親緊接着又說。「一邊拿眼睛來看他那因爲難爲情的原故而漲紅了的面孔。」

「我不知道怎樣打算……」過了半天，安安才嚥嚥着說。的確，她是不知道怎樣打算的，要是一定要有打算的話，那就是他打算升中學。但是父親已經聲明在先了：「不能再這樣老靠父母過下去。」因此他也就不敢說出來。

「沒有打算？」父親皺着眉頭說。「是不是要我替你打算？」
沒辦法，安安只好點點頭。

「那也好，」父親說。「那麼，你就到菲菲島去罷，那兒是一個寶島呢，到處都是金子銀礦，隨便俯身在地上拾着都是一些很值錢的寶貝，所以我們常常看見許多人，小的時候都是很窮困的，一到了那兒不久，便又都個個發了財回來。我們家境不好你是知道的，爸爸又嫌年紀大了一點，不能在外面奔跑，你現在是家中唯一長成的人了，所以我敢於放心把這件事付托給你。安安啊！好好的勤勞做事罷，我等着你發了財回來榮耀祖宗呢。」

談話到這兒便結束了，跟着爸爸便替安安準備越行裝。不久，準備也完備了，於是便有一個人，自稱姓洪的洪先生，就自動的從鄉下到他們家裏來，他是一個老菲菲島客，不僱嗎？你看他這時身上穿着的白洋服，足上套雙老洋鞋，眼睛上架了副老洋眼鏡，手中提着老洋皮箱，便知道他是和平常人不同了。他給安安的父親，非常客氣的招待着，又把安安帶到他面前去。父親低聲的對

安安說：

「快向這位洪先生敬禮，他是我的一位朋友，會帶我到菲菲島去的。」又回頭向洪先生。「洪先生，我們的安安雖然已經是十幾歲人了，還是一點不懂世故，因此在路上如有什麼事，還希望你多多教導哩。」

洪先生接連的點頭，表示沒問題，有事他全部應承，又抬起戴洋鏡的眼睛來看安安。把他看了好一會，然後就提高了嗓子說：

「安安小朋友，我很高興能得到像你這樣的一個同伴，但是，我且問你，你的行李呢？準備得怎樣了？」

父親忙從旁邊插嘴說：

「一概都準備妥當了！」

「好得很，出門人最重要的是爽快。那麼，再見罷，我們明天一早動身。……」說着，說着，洪先生就把右手伸出來，緊緊的牽起安安一隻手捏着。

到了第二天清早，他們就動身了。他們坐着公路局的汽車，走了很長很長

的一段路，到底有多長呢？安安有一個習慣，就是一坐上車便會睡着，這次也和其他各次一樣，他一上車就睡着了，所以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，走過多少路。他只覺得上車時是在清早，天色還是朦朦朧朧的，下車時却已經是黃昏時分了，車站上的燈光通通照亮了。下了車，他們就搶着去搭海港渡輪，搭上渡輪，慢慢的安安又睡着了。

當安安醒轉來時，他和洪先生已經在一個很大很大的城市里走着了。這個城市，他是從來沒到過的，洋樓是那樣地高，從馬路底下抬頭看上去，頭都要發昏；至於人和車馬，那簡直是數不清，安安只覺得他的前後左右，到處都是人，車，馬；因此他在走着時，也就到處給人，給車，給馬撞着撞着了。

他隨着洪先生，走了很多很多他從沒走過、不熟悉的路，看見了很多從沒看見過的東西，同時身上也淋着汗，原因並不是因為氣候太熱，而是給人、車擠得太厲害，當然一個人老給人這麼擠着擠着，汗水自然就會給擠出來。最後他們就走到一個地方，這個地方要比他們剛剛走過的那許多地方要吵要擠，對面

看去是一片大海，海中停着許多船隻，這些船隻有的是大得像城堡，有的却小得像一片落葉。許多工人就呼呀啊的喊着，唱着，從船上運着一包一包東西下來，在一塊空地上堆好，又把另一種東西，一細細的運上去，這樣多人，這樣多東西，還有這樣吵，這樣什，安安看了都害怕。

「這個就是碼頭，」洪先生用手正一正他架在面上的洋鏡說。一和外國來往上的船落船，都是在這兒的，」說着他的頭又抬將起來，看着很遠很遠的海上，好像在找什麼似的。忽然他又說：「咳，×××（在這兒他說了一個洋名字）到這時還沒有到。」

安安聽不懂洪先生那句洋話，覺得十分狐疑，於是他就壯着胆子問：「洪先生，你剛剛說的那個，那個很長很長名字的是誰啊！」

「是×××（又是那個很長很長的洋名），我說的是一隻船，要載我們出口的，現在還沒有到。」

「沒有那……」安安也想學起那洋名字來了，但是他學得十分壞，因此

作者不得不把「x x x」寫成「……」了。雖然他已經說得非常小聲，怕給洪先生聽了好笑，結果洪先生還是聽到，而且就那樣哈哈的笑了起來。安安臉漲紅着，不過他要說的話，還是照樣說下去。「我們怎好出去呢？」

「沒有關係，」洪先生安慰他說。「過兩天它總要來的，現在最重要的，我們是要去辦出口手續，比方到對面那個地方去，」說着洪先生就用手指着對海，很遠很遠地方的一個小島。「到一個叫米米園的領事館里去種痘，每個人都要種過痘，才能出口的。」

什麼叫做「種痘」呢？安安沒有弄清，但他怕洪先生又要發笑，因此不敢開口問。

他們在碼頭上走了很長很長一會，便又回到客棧去，吃過飯，就有人來通知，叫他們隨一羣也是要到菲菲島去的人，坐一隻小快艇到對面島上去種痘。

這是怎樣的一個島啊！洋樓是建在山上，馬路也開在山上，還有富人的花園也設在山上，因此房子啊，馬路啊，都十分的傾斜，要是自己不小心踩着香

蕉皮，一滑可不是玩的，起碼也要滾上這麼幾十分鐘才能滾到底的。樹因為是在山上所以很多，所有的街路差不多都給蔭着。這個地方雖然是那樣地好玩，却住着很少人，車馬不多，也很少人在馬路上走來走去，就是有也大半是一些高鼻子藍眼睛的洋鬼子。最奇怪的，是在馬路上站着的警察，也和別個地方不同，他們穿着很漂亮的黃色制服，沒有戴帽子，却都在頭上纏了塊紅頭巾，還有在面上留了許多鬍子，既高又大，安安看了好像是看見天神下降似的，有點害怕。但是洪先生却用手去碰他一下，并微笑着低聲說：

「不要怕，這些都是外國人，他們叫做紅頭阿三。」

「紅頭阿三爲什麼到中國來當警察？」

「這個地方已經是外國人的了，所以有外國人來當警察，你沒看見這些馬路和洋樓都和我們的不同。這些紅頭阿三都是印度人，他們也很可憐，他們的國家老早就給人家亡了，所以老百姓便不得不出來做警察，當看門人，替他們的主人當奴隸。……」

這就奇了，明明是中國地方，爲什麼說是外國人的？因此洪先生又不得不接下去解釋了，他說：在滿清的時候，中國曾和外國人打過一次仗，但是打敗了，所以外國人便強迫中國把許多地方給他們，名義好聽一點叫租界，這些租界是什麼都要歸外國人管的，警察和別的事當然也一樣。說着說着，在前面走着的人，忽樣都停住足了，安安忙朝前一看，原來不是別的，他們已經到了一個洋房子的門外了。這間洋房子在門上高高掛着這麼一塊招牌：「米米國駐廈領事館」，在門的旁邊，站着兩個又像天神一樣高大的黑人兵。他們穿着一樣的黃制服，背着槍，掛着子彈帶，很威武的站着，却不時拿眼睛來看這羣中國人。在這羣中國人前頭有一個代表，他拿了許多文件，和他們中的一個黑人兵用洋話這麼說着說着，一會說通了，有一扇鐵門隨着就打開，於是他們便都走進門去。

安安經過那鐵門的時候，覺得有一個黑人兵，在對他笑着，他心里十分不安，卜卜地亂跳，從前在他的腦中，以爲凡是黑人都是野蠻的，全身光光的，不

穿衣服，專門靠吃人肉過日子的，但是在這兒他所看見的，却居然是兩個穿衣服戴武裝的人，這叫他有點失望。不過他又想道：說不定他們正在那兒裝着文明樣子，等大家都進去了，他們就突然的把鐵門關上，然後開槍，然後一個一個的拿來吃，然後……想到這兒他全身又抖起來了，一隻手就不自覺的緊緊的捏住洪先生的衣角。

洪先生回過頭來對他看着，又低低的說道：

「你看見那兩個黑人怕了？」

安安不自覺的點一點頭。

「不要怕，他們是不會傷人的，不要以為他身上帶着槍，他們也和那些印度阿三一樣可憐的。白人在他們的家鄉，把他們征服了，征服了後就拿一些文明的衣服給他們穿，叫他們當兵打仗，做警察，還有替有錢人守夜，替主人當狗。」

「他們不會吃人嗎？」

「不會的，他們現在正給白種人吃呢！白種人也吃人的，我總他們不是用

嘴巴吃。」

跨進鐵門後，就是一個花園，對着鐵門有一尊大砲放着，好像準備着隨時隨地都可以放的樣子，大砲旁邊還有一輛汽車，不過汽車內却沒有人。這許多人這時正給一個什役似的中國人帶着，走過花園又進一間大房子里去。

「一個國家不幸亡國了，」洪先生繼續說道。「他們的人民便要變成魚肉，主人高興吃你就吃你，高興怎樣你就怎樣你。比方我們剛剛看見的印度阿三，和外面站崗的黑人兵，都是這種準備給人家吃的人，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愛國，不愛國中國亡了，大家就會變成那些印度阿三和黑人兵了。……」

說着說着，在大房子旁邊，一個小房門就開了。有一個中國人出來接過那代表的文件就進去，進去後又出來，跟着便一個一個的叫着名字，把人叫進去，進去後還交費，交了費才輪到一個白種人面前，拿你自己的膀子交上去，讓他用一把小刀在那上面隨便的割了兩下，滴上兩滴藥水，才算完事。給這麼弄過之後，算是完了手續，於是他們又由原路出去，仍舊搭着船回客棧了。

現有，他們是一天除了跑馬路，去碼頭看那個叫×××的船來了沒有之外，便沒有別的事情做了。但是照規定，他們還要在三天後，坐小快艇過海，到那小島去給米米國醫生驗痘，如果痘沒有發足，便不准買票上船到菲菲島去。因為這個原因，在過了三天以後，他們又得坐在那小快艇上，到對面的小島上去了。現在他們是驗過痘，又像上一次一樣的，仍舊坐着小快艇回來，但是當快艇剛剛駛到半海，洪先生忽然從他的座位上直站起來，用手正一正面上的洋鏡，驚喜的叫道：

「×××！×××！×××！」

安安和同船的人，給他這麼不意的一喝，也都同時的吃了一驚。於是，也把眼睛朝洪先生看的地方看去。

過了很長一會，安安才看見洪先生叫的那個×××，這是一隻全身又長又黑，像一座山一樣大，有許多煙突的洋船，它這時正一邊嗚嗚的哭着，一邊開快了速度直駛進港內來。

「這就是×××！」洪先生還是興沖沖的叫着，又回頭來看了安安一眼。
「我們就要坐它到菲菲島去的。」

安安看見洪先生這樣高興，自己當然也高興，還有許多人都同樣的高興起來。就是這樣一隻大船，他暗自想道，我們要坐著到菲菲島去了，忽然他覺得十二分驕傲了。

洪先生沒有騙人，他們果然要坐這隻×××到菲菲島去，因為在第二天清早，客棧老板就來通知他們下船。下了船又怎樣呢？自然是開走了。

上了這隻叫×××的船後，安安不知怎的，忽然頭昏眼花起來，這是怎樣的一座大城啊！在這大城中，人像毛廁內的蛆虫一樣的擠着，聽說沿路還有新客人上來，這就叫人有點不敢相信了；但是洪先生却告訴他說：

「你不要以為住在我們這船里的人，就是全船的人了，還差得很遠呢。要知道，在我們這兒，不過是一個四等艙，只是全船的一小部份，除它外，還有頭等艙，二等艙，三等艙，每艙都住着許多人。除了這些住客的艙子外，還有

貨槍，貨槍是完全拿來裝貨的。除了這個貨槍外，你想還附有別的地方沒有？有的，它還附有一所電影院，每天都要分成幾次映電影，每個人只要你肯出錢買票，便可以自由進去看了。除了這所電影戲院外，還有大餐廳，在這個大餐廳里，每個人又可以自由的吃你所喜歡吃的東西，當東西送上面前，拿起刀又想下手吃的時候，樂隊就會替你放送音樂，幫助你的胃消化。到了晚上，這所大餐廳一下子又變成咖啡館跳舞廳了，要是你高興，你又可以坐在那兒，喝你的咖啡，看當天在船里出版的英文報紙，陪你的女朋友跳舞。跳舞要不要錢？不要錢，因為這兒是沒有專門靠跳舞過活的人，所以只出點咖啡錢就是了。除了大餐廳和跳舞廳外，還有什麼別的地方沒有？有的，那就是專門給那些喜歡運動的客人設的，因此便有許多游泳池，天氣冷時用的是溫水，天氣熱了就用冷水。去游泳也要買票的，要是你已經游得非常非常倦了，想換一換別的口味，那麼就看電影罷！不，不高興看。跳舞呢？不會！吃大餐？肚子又太飽了。那要怎麼辦啊？好朋友，我告訴你，只要袋里有錢，便什麼都不用着急，

還兒還有許多種類的球場哩！……

說到球的事情，安安可就不大敢相信了。大家試想一想，就算你的船有一座山這麼大，在船上踢球總是件不很穩當的事。因此，他就問：

「要是不當心踢到海里去呢？」

「不會的，」洪先生解釋道。「不會踢到海里去的，因為他們用的不是足球。」不是足球又是什麼球？「是比較不費地方的那種球類，比方桌球，九子球，籃球，網球，還有許多連我也叫不出的那種球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這船里不是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嗎？」說着，安安就想起了自己住的這個四等艙，實在太悶了，要是能夠上去看看才好……

但是，別急，洪先生到這時又有話說了：

「不過，這些權利只有二等艙和頭等艙的客人才享有，我們是屬於所謂下等客人，跟人家運到別地去販賣的貨物一樣，是享不到這個權利的。因此，在我們這個艙里，雖然又髒又臭，光線又不好，也只得忍耐着，一直到到了非菲島

的時候。」

洪先生的話說到這兒，就閉下眼睛，好像他剛剛話說得太多了，這時有點疲乏的樣子。安安雖然對這些東西很感興趣，想再連續的問下去，但是，他又怕洪先生會不耐煩，因此也只得閉下嘴不響。

船艙向外的窗子，已經慢慢的黑下去了，看樣子該是黃昏後了。船艙中很是沉寂，除了住在離安安隔壁不很遠鋪位上，一個大胖子的鼾聲，和海水敲打船板的聲音外，一切都是靜的。

安安和人家一樣，不久也就睡着了。在睡中，他忽然做了一個很奇異的夢，夢見他正乘洪先生和船中的人，在睡覺的時候，悄悄一個人溜上船上的球場內去，在那兒放着許多種球，他就隨意的選了個足球來玩，想不到自己玩的太不當心了，用力一踢，把球直踢到天上去，球在天上飛着飛着就永遠掛着不下來了，而大風又正在把它送着，他怕洋人知道了會要他賠，心中一念，哇的一聲，就哭了出來。……



二 船中的見聞

船走了兩程泊碇，船裡黑夜，船中的氣候驟着也就慢慢的變了。開始還是很冷的，像是冬天一樣，過後又變得像春天，微微有點溫暖，到第三天的晚上，忽然大家都覺得喘不過氣，熱度突然地高起來，於是船艙里馬上就起了一陣騷動，有的忙着把棉被丟開，有的忙着脫去身上的夾衣服，有的甚至于赤膊打起紙扇來了。

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：在這樣短的期間內，氣候為什麼會變得這樣的快？前兩天大家身上還穿上大衣，並且不時要叫聲冷，這時却非弄到半身赤光不可了，這是怎樣怪的氣候？小朋友們，你們會碰到過沒有？一處沒有的，但是我們這位主人公安安小朋友，却的確是這樣碰到的。不過他與這種不是常態的變化，心內却是十分懷疑，因此他便又去請教那位洪先生。洪先生先看了他

「安安小朋友，這是一種自然現象，一點也不用奇怪的。爲什麼呢？因爲

我們是生活在地球上，我們的船又正繞着地球走。原來在地球上又分做許多地區，每個地區又各有各的氣候，比方在北極地方，人家就叫它做寒帶地方，那兒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是冰天雪地的，太陽每年也難得出一次。有的就叫做溫帶地區，長年的氣候是很正常的，分成春夏秋冬，冷熱不同的差別也很小的，比方我們的家鄉就是。還有一個叫做熱帶的地區，那是一年到尾都是熱的，同夏天一樣，像南洋和非洲這一帶地區便是。我們現在要到的，就是這樣的一種熱帶地區。在地球上既然有這許多種不同地區，當然也有各種不同的季候。我們是在溫帶地區下船的，而在下船時，又恰是冬天，所以我們覺得氣候是冷的，現在我們的船已要把我們從溫帶帶到熱帶地區了，所以氣候也隨着起了變化。」

正當洪先生在說着這些話時，忽然有人從離外的甲板上下來，告訴大副

「可以看見山了。」

「可以看見山了，」安安看見洪先生頓着，沒有把話說下去，就接着問。

「是不是我們就要到了？」

「不錯，」洪先生接着說，一邊屈着手指算鐘點，「我們已經走了五十六個鐘頭了，照理是應該到了，說不定在今夜半夜就可以到。但是，安安小朋友，我且問你，你的大字（即護照）呢？是不是把一切對話都唸熟了？」

這一個，安安可就早已忘記了，因此經過了他這麼一問，好像突然給人家出其不意地擊了一拳，便老大的吃了一驚。

各位小朋友，知道安安爲什麼聽到這句話後，會老大的吃了一驚？原來是，我們每一個中國人要到米米國屬的菲非島去，一定要辦一定的進口手續，辦這手續最重要的部份，就是每個人要有一張「大字」，沒有「大字」的人，就買不到船票，要是你硬要買，甚至于偷搭上，到了地方也上不了岸。各位也許要問

：是的不錯，每個人都應該弄張「大字」才能上岸，但是這「大字」又怎樣來的呢？作者本人就有過這樣一張「大字」，所以敢于負責的問答大家：那是要用錢買的。向那個人買？向另外一個中國人買。爲什麼？爲什麼呢？因爲我們有許多中國人一生不做別的，就專門做這類生意。那麼這些「大字」是不是這些中國人私自印出來賣的？不是，他也得向另外一些中國人買來的。那麼，那另外的一些中國人，又向那個要這些「大字」呢？向當地的米米國政府要來的。至于詳細原因，聽做書的人慢慢說來。據說在幾百年前，就有這樣的一個例子，規定：凡是到菲菲島開商舖做生意的中國人，到了相當時間，年給，明明是老婆還沒有討過，都可以到居留政府那兒去報，怎樣報呢？比方說：「商人陳大頭，年五十四，在菲菲島某地開設商店幾所，資本若干萬元，現因年老多病，不能多勞，擬將本人生在中國兒子幾人，女兒幾人，帶到菲菲島，一則盡天倫之樂，再則幫同主持商務，請你們大老爺查核并發給大字男從幾歲到幾歲若干張，女從幾歲到幾歲若干張。」等等。除了這個呈子外，還得給官廳

送禮，用錢收買米國律師，請他們幫着爭。好，現在是，呈子給批准，「大字」也發下來了，這些「大字」的所有人，便可以自由處理，他或者真有兒女要過去，或者就把它交給專門做這類買賣的中國人，那類中國人又把它帶到中國來，到處去招買。做這類生意的人，叫做「大字」商，做這類生意的店鋪，叫做「大字」館。「大字」商出賣「大字」，不是一樣價錢的，普通是按着歲數算，每歲賣十二元到二十元，看情形來定價錢，歲數大的人就買歲數大的「大字」，出多點錢，歲數小的人，就買歲數小的「大字」，出少一點錢。不過，也有歲數大的人，不願多花錢，故意買歲數小的「大字」，因此，在這些到非菲島去的中國人中，便常常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，比方說給配回國，或者關到水牢里去等等。

情形既然如上面所說的那樣，到非菲島去的人，就不能光明正大的用自己的姓和名字了。通常他們都要假裝自己是某一個人的兒子，或女兒，至于自己原有名字，不管是張三是李四都一概不准用，這些假的姓和名都要明明白白的

在那「大字」上用米米國字寫着的。不管是那一個人，到非菲島去，都一定要把那假姓假名，假年歲，假籍貫，假父母的姓名，年齡，和做買賣的地方，性質背熟，不然就要發生困難的。爲什麼呢？因爲當船一靠上岸，米米國人就會下船來檢查你的「大字」，並且很嚴厲的查問起來，比方：

「你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？」說的是洋話，能直接用洋話問他更好，不能夠就會有人出來替你翻譯。

答詞也是寫在「大字」上的，也要你早就把它背熟的。

「今年多少年紀？」

答詞也早規定好，寫在那「大字」上的。

「你家里有幾個人？兄弟幾個？姊妹幾個？」

「父親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母親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他們現在在那兒？做的是什麼生意？」

「你到菲菲島來做什麼？」

還有許多，都是在「大字」上早就規定好的。

米米國人在問話的時候，如果你答得流利，一絲不錯，那麼，他們就會隨便叫一個陌生人到你面前來，對着你說：

「你認得他？」

如果對方是男的，你就答是爸爸，是女的，答是媽媽，答了之後，跟着就要直撲到他們身邊去，很親愛的叫了聲「爸爸」或「媽媽」，這樣，你的手續便完了，便得上岸去了。要是……

要是，你沒有把那些話背熟，或者偶然答錯了幾個地方呢？比方我們這書裏的主人公叫安安，而他的「大字」却偏偏寫是洪大有，要是米米國人對着他的面前問：

「你叫什麼名子？」

他不答叫「洪大有」，却偏偏答是「安安」，那將怎麼辦呢？那情形可就

糟透了，米米國人不但會皺額角，還會搖著頭說：

「不對，你的姓名不對，是假冒的，警察，給我把他關起來！」

這樣，我們這位只因為一句話答得不對，忽然變得非常不幸的主人公，就得給關起來。

各位也許會很不平的問：「他沒做錯呀，只為一句話答不對，就該關起來嗎？」是的，就只有這一句話答錯，他就給關起來的資格了。那麼，關到什麼地方去呢？關進水牢去。水牢是一個很高很大的監牢，設在離我們這位主人公安安要上岸地方三十里外的一個小島上，它是專門拿來關最兇最壞的強盜，還有一些不准上岸的中國人的。一個人，如果不幸給關進水牢去，就會非常倒霉的，因為給人關在里面，是很不自由的，吃的每天只有兩片麵包皮，睡在在地下水門汀上，雖然只穿著很薄很薄的幾件衣服，晚上也不給被頭蓋，要是不當心傷風呢？那是你命該如此，活該！除了這個外，看守的人，還可以隨便用腳踢你，用拳頭鞭子打你，要是打死了呢？那是你命該如此，活該！而且這個

還不算頂壞，頂壞的還在後面，不信嗎？你就聽洪先生在這時對安安還有一
些別的人講的一個故事罷。



三 小黑人的故事

菲非島原是一個好地方，氣候既適于種植，出產又極豐富，中國人在那兒辛苦地經營着，已經有一千多年歷史了。因為有了這一段的歷史關係，在常時，中國人和土人的感情都是極好的，中國人幫土人開墾，種植，土人也給中國人以自由居住和應得的利益。兩方面的生活，就是在這樣友誼的基礎上，建立起來，所以過得很自由很快活。想不到在一千五百二十一年的時候，這個世外樂園忽然出現着許多牙牙國人，過後又來了米米國人，他們都一樣是些貪心的小氣的傢伙，想用自己的嘴巴，一口吞下窺見一切利益。但是中國人在這兒，因為有一千多年的歷史，人既然多，所佔的利益也權大，差不多所有重要的工商業，都握在他們手里。米米國人對於中國商人這樣大的勢力，顯然是很害怕的，但是這些中國人又都是很善良守法的，他們又不能無原無故的禁止他們做

買賣，或索性就把他們趕走。這樣他們就開始憂愁起來了，但是想來想去想了很久，都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。就在這時，在這一羣米米國統治者中，忽然出現了一個聰明人，他自稱是一個專家，對於移民政策有很深的研究，便給他們駐菲菲島的總督，貢獻出一個好計謀，這個計謀是什麼？就是移民法。

移民法開始實行起來了，當他初實行的時候。非常嚴厲，已經在那兒住着的人，有許多就給藉口趕了出來，打算着去的人，也一批批的去了又給擋回來。但是我們知道中國人是有耐性和忍受一切恥辱的美德的，因此你趕走了他，不給他上岸，他却偏偏不管這許多，第一次失敗了，就進行第二次，第二次失敗了，又進行第三次。這樣一來，把那些想實行移民法的米米國人，也弄得毫無辦法。但是不久，那個聰明人又想出對抗的新辦法了，他叫政府在一個四面是海的小島上，建了一個水牢，這個水牢建得那麼堅固，四面又是水，叫你就是有翅膀也是飛不出來。不久，他們又派了一個黑人，到那兒去做看守長。這個黑人看守長在白色的米米國官員命令底下，用着一切最壞最不入道的手段

，來對待中國人，他們可以任意的打你，吊你，以至于拿你投到海里去。

那水牢是建起來做什麼用的呢？是拿來關那些想到菲非島去做生意的中國人的。他們開始的辦法，是：凡中國人想到菲非島去做生意，他們便不管三七十二十一，到了就關，關了就用許多方法去虐待，叫你受不了，自願回國，但是在我們中國人中，偏偏也有許多就是你用再壞的方法去虐待他，他也毫無怨言的受着，因此，在那時，就有許多冤枉死在水牢中的。

凡做中國人的個個都恨這個水牢，但是有什麼辦法反對呢？我們是一個弱國，老百姓也拿不出更大的力量，眼看着許多好人在受苦，也只好咬緊了牙關忍耐着。

這樣過着，過着，就去了很長的一段時間。

可是有一次，一件非常可怕，哄動幾十萬中國人的事，忽然就在那水牢里發生了。

原來是有一個中國的青年女人，她和她的丈夫結了婚，不到一個月她的丈

夫就一個人到菲非島去，過了六年却一直沒有回過家，看樣子也不想回家。一個人在外面，這樣久不回家，無論如何總是一件叫人担心的事，因此她就開始懷疑起來，懷疑他一定是在菲非島做不規矩的事，私自討了土著女子做老婆，把結髮妻子忘記了。便兀自私下一番決心，要一個人神不知鬼不覺的跑過重洋去找他。她在這樣決定之後，便毫不遲疑的把家裡的幾畝田地賣掉，拿一部份去買「大字」，另一部份留着做路費，恰巧同鄉也有一個人要過去，她就瞞着他說：她丈夫特別叫她找他做伴走的。那個鄉下人，見是自己鄉親，又是她丈夫特地信託的，也就很高興的答應了。

他們一點也沒阻撓的，就到了菲非島的海岸上。但是，這時有一個問題突然的發生了，那就是她是一個新客，又沒有人出來担保，照那時的規矩，便給判着去坐水牢。各位可以想得出，當她知道這件事的時候，她是多麼傷心失望啊！叫她仍舊回國去嗎？她是死也不願意的，丈夫就要找着了，爲什麼要回國？不回國就只好去坐水牢了，坐它這麼三個月半年，有人出了錢來担保，再放

夫就一個人到菲非島去，過了六年却一直沒有回過家，看樣子也不想回家。一個人在外面，這樣久不回家，無論如何總是一件叫人担心的事，因此她就開始懷疑起來，懷疑他一定是在菲非島做不規矩的事，私自討了土著女子做老婆，把結髮妻子忘記了。便兀自私下一番決心，要一個人神不知鬼不覺的跑過重洋去找他。她在這樣決定之後，便毫不遲疑的把家裡的幾畝田地賣掉，拿一部份去買「大字」，另一部份留着做路費，恰巧同鄉也有一個人要過去，她就瞞着他說：她丈夫特別叫她找他做伴走的。那個鄉下人，見是自己鄉親，又是她丈夫特地信託的，也就很高興的答應了。

他們一點也沒阻撓的，就到了菲非島的海岸上。但是，這時有一個問題突然的發生了，那就是她是一個新客，又沒有人出來担保，照那時的規矩，便給判着去坐水牢。各位可以想得出，當她知道這件事的時候，她是多麼傷心失望啊！叫她仍舊回國去嗎？她是死也不願意的，丈夫就要找着了，爲什麼要回國？不回國就只好去坐水牢了，坐它這麼三個月半年，有人出了錢來担保，再放

夫就一個人到菲非島去，過了六年却一直沒有回過家，看樣子也不想回家。一個人在外面，這樣久不回家，無論如何總是一件叫人担心的事，因此她就開始懷疑起來，懷疑他一定是在菲非島做不規矩的事，私自討了土著女子做老婆，把結髮妻子忘記了。便兀自私下一番決心，要一個人神不知鬼不覺的跑過重洋去找他。她在這樣決定之後，便毫不遲疑的把家裡的幾畝田地賣掉，拿一部份去買「大字」，另一部份留着做路費，恰巧同鄉也有一個人要過去，她就瞞着他說：她丈夫特別叫她找他做伴走的。那個鄉下人，見是自己鄉親，又是她丈夫特地信託的，也就很高興的答應了。

他們一點也沒阻撓的，就到了菲非島的海岸上。但是，這時有一個問題突然的發生了，那就是她是一個新客，又沒有人出來担保，照那時的規矩，便給判着去坐水牢。各位可以想得出，當她知道這件事的時候，她是多麼傷心失望啊！叫她仍舊回國去嗎？她是死也不願意的，丈夫就要找着了，爲什麼要回國？不回國就只好去坐水牢了，坐它這麼三個月半年，有人出了錢來担保，再放

路就起了一些很壞很壞的念頭，因為他從沒看見中國女人，像這樣漂亮的中國女人，更是第一次。

第二天，他又來了，說着和第一天同樣的話，因為他一生所學到的，只有那幾句。

第三天，也是一樣。

第四天，也是一樣。

到了第五天，他命令那個看守的走開一會。開進門去後，全身就像發了寒熱病一樣，沒有說過一句話，就直朝她衝過去。這一衝是誰都想不到的，怎樣她不嚇倒呢？因此，她馬上便失去知覺。

等到她醒轉來時，那黑炭頭已經走了。

她看着自己給撕破的衣服，就大聲的哭了起來。但是，哭有什麼用？那個黑炭頭已經不敢再來了。她哭也沒有人聽見，更不會有人去可憐她，因此她就想自殺。

在上面，我忘記了告訴大家，就是那位和她同行的鄉親，並沒有給關進水牢去，因為他已經不是一個新客了。那個鄉親，既然知道和他同行的人，給關到水牢里去，就特地走到她丈夫那兒去報訊。她丈夫是住在洲府，聽見了這消息，當時就十分吃驚，這實在太出人意外了，便連忙帶着錢趕到設水牢的城市來，但因為地方過遠，他一直走了半個月才走到。

他到了那城市後，花了許多錢，又對米米國人說了不少好話，才勉強把她保出來。她原本是決心自殺的，現在會到了丈夫，又從他口中知道他還是一個人生活，沒有討土人女子做老婆，並且心內也十分想念在家里的妻子，因此她又臨時改變了計劃，不再自殺了。至于說到清白問題，她給黑人強姦的事情，除了她和那黑人，是沒有人知道的，只要她不說，黑人自己也不會說的，便永遠沒有人知道了。這樣，她就自己拿穩主意，永遠要把這件不名譽的事瞞着他。

這樣過着，又是幾個月了。

忽然，她覺得她的身體十分的不舒服，走去請求醫生，才知道原來肚裏已

有了孩子。有了孩子，在一個做丈夫的看來，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，他相信這個孩子是他的，她也毫無異議的相信是這樣。這樣相信着，他們一閒起來，就拿自己未來兒子的事來談着消遣，比方談到他是不是男的？會不會聰明？樣子到底像爸爸還是像媽媽等等。總之，他們孩子還沒生出來，夫妻兩個人就已非常喜歡他了，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。

這樣過着，又是幾個月。

日子到了，那個女的肚子便一陣一陣的痛了起來，說明了小娃娃快要出世了。做丈夫的見時候已經到，就趕着出去請收生婆，收生婆一到就馬上動手準備，可是在這時，誰也想不到在五分鐘或十分鐘後，會發生一件震動幾十萬中國人的大事。這到底是怎樣的一件大事？原來那個女人把孩子生出來後，就要求她丈夫抱給她看一看。從孩子生出後就突然變得非常沮喪和悲哀的丈夫，却一味躲閃着不肯。最後惹的她發起脾氣來了，他才勉強把孩子抱給她看。當她把那初生的嬰孩接到手中，並且看着他第一眼的時候，全身忽然像觸電似的，抖

索了起來，跟着又大喊一聲：「天啊！他原來是一個黑的！」便昏過去了。……聽的人，跟着這一喊，也個個吃驚的睜大眼睛，互相對望，好像都在對着對方說：這個實在太想不到！但是却沒有一個說出聲來，登時在四周，就突然的靜寂起來。

「後來又怎樣呢？」過了好一會才有一個人出來低聲的問。

「後來嗎？」洪先生重複着說。「後來嗎，你們再聽着。……」接着，他就又講下去。

那個女人後來就給人救醒了，但是她却傷心的哭着，昏倒了，再後來便這樣：昏倒又救醒，救醒又昏倒。一直到第二天，她的丈夫忽然發覺，她的房里突然的靜寂下去，一點聲息也沒有，他以爲她睡熟了，但是等了許久還不見醒轉來，並不像睡熟了的樣子。他越想越覺得不對，越覺得不對，心中就越恐懼。最後，他什麼也不想管了，一跑就跑進她的房里去。當他剛跨進門，天啊！情形是完全的完全的變了，那個女人用褲帶在床自己身上吊死了，那個小黑炭

也一樣。他大聲的叫着，哭着，直朝尸體撲了過去，可是經過這一撞，却無意中在那小孩的身上發現一張紙條，這是她在死前親自動手寫的。在那紙條上，她寫了她在水牢里所有的經過。

到了這個地步，就是再笨拙再忠厚的人，也會忍不住的。你們在這時，可以想得到那個做丈夫的，當時是怎樣地瘋狂啊！他到處拿他老婆留下的紙條給人家看，報告這事的經過，並且請求每一個中國同胞的援助。就這樣，消息一洲傳過一洲，一個人傳過一個人，不久連中國報紙也把這事登了起來。平時受虐待的人，也想利用這機會來發發心中的積怨，因此當時情形就變得非常嚴重起來了，幾十萬中國人聯合一起的團結起來了，他們公推着代表，開會，發宣言，有些青年，甚至于在街上三三五五的結着羣，一碰到米米國人，不管他不是那些壓迫中國人的壞蛋，抓到一個就打一個，只要你隨便抓住，隨便喊聲打，總會有幾百人圍上來幫你的。

風潮一天天的擴大，打架的事情也一天天的多起來，雖然也常常有那些好

事的青年給抓去關在牢里，但是中國人都異口同聲的叫：

「看你關罷，我們有幾十萬人，看你關得了！」

的確也是關不了，這兒地方剛剛抓去幾個關起來，隨着就有另一個地方發生新事情。這樣一關，把那些最兇最壞的米米國人也關怕了，不久，他們便不得不宣佈他們願意讓步了。

剛要來做新客的各位，你們不要以為現在這樣待遇，已是挺壞挺壞的了，其實拿從前來對比，真不知道已好過多少倍。現在是，你們有了可疑的地方，或是生了病（比方上岸時害着眼病，或是臭頭，染有傳染病等。），才給判去坐水牢，從前却不同，凡是中國人，凡是來做新客的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到都要給關進去的，因此，我們現在無論誰，都應該感謝那個不幸的中國女人的



四 不准上岸

洪先生剛剛講完故事，又有人從甲板上下來，對大家這樣宣佈着說：「船已經到了港口，可以看見岸上的燈光了！」

這句話，好像是一劑最有效的興奮藥，登時叫大家都大大的興奮了起來。原本是睡着的，這時也醒了，原本是醒着的，便紛紛披上衣服，要到甲板去。看是不是真的到了。

「安安小朋友，」洪先生看見安安也很躍躍欲試的樣子，便對他說。「你也想到甲板上去看看？」

安安是早就恨不得洪先生說出這句話的，因此他便很肯定的點點頭說：「我想去看看。」

「那麼，」洪先生接着說。「我陪你上去走走。」

這樣，他們就爬上艙面的甲板。

甲板上，燈光十分黯淡，好像還沒睡醒的樣子，當他們上來時，已經有許多人先在那兒了。他們站着，靠着，或者慢慢的踱着步，有的在談笑，有的在抽煙，還有些是在罵米國人的，真是各式各樣都有。

洪先生帶着安安，選好了地位，憑着欄杆靠着，接下面就誰都不說話，欣賞起海岸上的風景來。這時是在深夜十二點鐘，天是黑的，雖然有些星光，也是很黯澹的，除了岸上輝煌照着的燈光，除了這燈光照在水上的倒影，除了一些洋房子，便什麼都看不見了。照着燈光的海岸，似乎很長，這時已經把他們面前的海三面包圍起來了，而他們坐着的船却還在走着，開快了步伐在走着。

「現在，」洪先生低聲的說。「我們已經進港了，不過還得等海關的引港船，沒有他們的船來引港，我們是不能靠岸的。」

「什麼時候才有引港船來？」

「天一亮就來了。」

說着，船突然嗚嗚的拉起破嗓子，哭了幾聲，便停着不動了。恰在這時，已有些人覺得再沒有什麼可看的了，便下艙去，洪先生便也拉着安安，隨着下來。

當他們回到艙里的時候，第一個給安安感到不同的，就是有許多人都突然的忙了起來，他們有的在打鋪蓋，有的在挽衣裳，有的在檢查行李，真是各式各樣都有。安安看着洪先生一眼，說：

「我們要不要也把行李打起來？」

洪先生搖着頭說：「且慢，我想還是把你大字上的對詞拿來對一對罷。」

這樣，他們就在鋪位上坐好，安安把「大字」交給他，洪先生是認得幾個簡單洋字的，因此，他就對着那「大字」上的洋字，開始裝做「水口王」，和安安對起話來。不過這一次對話，成績却是出于他們兩個意外的壞，因為安安十分害羞，加上慌張，人一慌張，心就會跳起來，心跳了便容易影響腦筋的記憶，因此在頭一次對話的時候，一錯就錯了好幾個地方，第二次稍爲好了一點

，却也錯了兩個地方，看樣子第三次還會錯下去的。不過，洪先生却不願責備他，只勸他不要慌張，只要不慌張，就是再大再大的事，也容易應付的。

安安很想流淚，因為他是那樣地慌，那樣地急，要是在洋人面前，突然有一個地方答錯了，要是他們要把他關進水牢里去了呢？他的眼淚又要滴出來了。

「不要那樣，」洪先生說。「把眼睛哭紅了，會招麻煩的。」

這樣，他又把眼淚硬忍住了。

話還是對着，錯的地方還是有，因為洪先生說：要不是到了一點錯處都沒有，他是不肯放鬆的。他們就這樣你一問我一答的對着，一直對到天亮。

「好，」洪先生溫和地說，「現在我們可以換衣服，打鋪蓋了。」

當他們把一切小事，都備辦好，就有一個中國茶房，走到艙里來鳴鑼，他用廣東話，這樣大聲叫着：

「驗疫官來了，請大家上艙頂去驗疫。」

聽不懂他廣東話的人，就莫明其妙的對望着，並且低低的說：

「你知道，他說的是什麼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他說的是廣東話，真該死，也不管人聽懂聽不懂，就用那種話叫了起來。」

但是，洪先生却是聽懂他的話的，因此他就拉着安安，並且低低的說：

「上艙頂去罷，海關派了警官要來驗疫了。」

這樣，他們就跑上艙頂，並且自動的和一些亂七八糟的人排起隊來。在艙頂走廊旁邊，當他們排好隊，有一道鐵門忽然開了，並且跟着就出來了三個穿白衣服，帶醫具的米米國醫生，另外在他們後面，還跟着四個穿黃制服的警察。他們在鐵門前站住之後，就有一個像是頭目的人，出來喊了一聲什麼洋話，聽懂的，就朝走廊那邊向右轉過去；聽不懂的，還在呆呆的站着，不過看見人家轉了，跟着也轉，也有些自作聰明的，以為自己是聽懂洋話，把人家的右轉弄成左轉了，結果就有好多對人，同時相對的轉過來，以致把鼻子對鼻子的碰

了起來。聰明人總不肯承認自己錯的，他以為錯的都是別人，所以跟着他就大聲的，恨恨的怪人家不是：聽不懂就索性站着不動得了，爲什麼要那樣亂轉。對方聽了這些話，也不服氣，便回了他幾句：「錯的是你，還是我？」「老子是老洋客，不像你們新客，會轉錯？」於是乎糾紛便起了，有些人在後面助威：「退到一邊去打就是了，何必在這兒叫吵！」有些人就開始叫罵：「他媽的，在外國人面前還在鬧！」糾紛便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擴大開來，直到了那一個頭目又出來了，用洋話恨恨的叫嚷了半天，又跑到那些生事的面前打了幾個巴掌，才算完結。

糾紛完結了以後，站在前頭的就開始拿自己的嘴巴，眼睛和頭顱給米米國醫生檢查。這三個米米國醫生，分工分得很好，他們有一個用一根玻璃管插進你的嘴，檢查你的溫度，另一個就用一根白銅的什麼東西，直插進你的眼睛里面，使眼球都凸了出來，最後那個才伸手來摸你的頭，着是不是長有什麼傳染病沒有；如果沒有，那麼好，他就提起一隻皮鞋腳在你的屁股上狠狠一踢，嘴

里還叫着一聲「OK！」推進走廊的鐵門內去。給踢一下屁股的中國人，一手忙着去擦那根怪東西弄傷了的眼睛，像是哭着一樣，一手便去摸那給踢傷了的屁股，却還要笑嘻嘻的回轉身來，站好，向他們打一個鞠躬。第二個人這樣做了，第二個人也學着，第三個人也是一樣，結果是所有的人，都以為這是對洋人應有的禮節，照樣的做了。

這些洋禮節做完了，米米國醫生就下一隻小汽艇去，而大船跟着也在它屁股後開動起來。不久，他們就到一個碼頭，在碼頭上有一長列很高很大的洋房子，房子上寫着像人這麼大小的許多洋字，安安不懂洋字，不知道它寫的是什麼，但是洪先生却懂得一點，所以他就說：

「這是海關。」

在海關的大房子外，就是在這船靠着的碼頭上面，有許多人，這些人都是苦力打扮，這時正閑散的在等着從這船艙中起貨，還有一些衣服整齊，不像工人模樣，却也一樣閑散，他們是來這兒等接客的。

「我們是不是要在這兒上岸？」安安把這些情形看了一下，就問。

「是的，」洪先生回答。「夫家都要在這兒上岸。」

正說着，船就在碼頭上靠着，跟着那個說廣東話的中國茶房又來了，他照樣一邊敲着鑼，一邊叫道：「拿出大字來啊，水口王來了，大家去驗大字啊！」

登時所有的人，都從身上把「大字」拿出來，接着人又一個一個的朝二層樓面走去。當洪先生和安安剛好上到那兒的時候，已經有許多人擠着了，在通到岸上的鐵梯子旁邊，一字排的放着三隻檯子，坐了三個米米國人。在檯子前面，又端端正正的站了一排警察，他們中有的拿着鞭子，有的掛着手槍，好像隨時隨地都可以打人開槍似的。

在這個十分嚴重的陣勢前面，夫家雖然已經很冷靜，懂得守秩序多了，但是時時還能聽見低低說着的話聲。

「是不是那個傢伙最壞？」

「是的，就是坐在中間的那個，他個叫他做水口王的。」

擠着的人已經很多了，在後面還不斷有新的來。全船的人，除了不是中國人的，除了坐頭二等艙的，除了那些不想在這兒上岸的，一切人都來了。因此這兒便有大人，小人，男人，女人，瘦子，胖子，有方面孔，也有長面孔的，真是各式各樣。這些人，照中國人的老習氣，又都是很性急的，急什麼？急上岸去啊！早點上岸去，那個不想？於是站在前列的，恨不得人家趕快做完，輪到他；站在後列的，恨不得再擠前幾步。於是列在後面的，就朝前儘擠，列在前面的，給後面人這麼一擠，便立足不住，直衝到那一字排三隻櫃子跟前，而且險點兒就把那櫃子連坐着的人都擠倒了。這個實在叫入太難堪了，米米國人最講的是秩序，你這樣不守秩序怎麼行呢？中國人真該打！於是那個叫水口王的，就睜大了眼睛，偷偷的向站在他旁邊的警察丟了一眼，好像是這樣說：「你站着幹什麼的，還不出來維持秩序！」於是，警察的臉就紅了起來，並且開始回過頭，對這些還在擠着擠着，像一堆蛆虫的中國人，用洋話叫了聲什麼

，手中的皮鞭跟着就像飛也似的在他們的頭上面虎虎的叫起來。給打着的中國人，連忙縮短了頸子，用手護住頭，大聲的叫着哭朝後面擠，站在後面的，看形勢不好，也就急急退開，想法掩蔽起來，有些來不及退開的，可就倒霉死了，他往往就給擠倒在地，雖是喊着救命，也沒有人願意理會，還照樣的在他身上踏過去。秩序隨着警察手中的皮鞭停下也定了，那些米米國人彼此很得意的看着，笑着，又擠了擠眼，才又繼續着他們沒做完的工作。他們的工作是很簡單的，先有一個土著翻譯，用手來收他所能收到的中國人的「大字」，他拿了那「大字」去後，就去交給「水口王」，「水口王」再一個個的對他叫着名字，翻譯又拿他用半通不通的中國話翻譯一遍。比方這時，那位「水口王」正看着一張「大字」，他的嘴巴輕輕的在翻譯旁邊動了一動，翻譯就急急把它翻成中國話，並且高高的提起嗓子叫道：

「王大頭！」

那個叫做王大頭的，就要在人叢中急忙的回答：「王大頭有！」接着，就

自動的擠出去，直挺挺的站在「水口王」面前，那個「水口王」就要用很兇很惡的眼睛，把他看了一眼，然後一邊看着他手中的「大字」，一邊問着我們會在上面介紹過的那些話。要是他答得對，沒有一絲可疑的地方，他的假爸爸就會給叫了來帶他下船去；要是他答得不對，有許多地方可疑的呢？那麼，那「水口王」就要吩咐警察把他扣留起來，關進船里的一間房艙里去了。

譚先生和安安，已經在人叢中站了將近三個鐘頭，人擠，氣候又熱，加上剛剛曾被米國人無原無故的打了一陣，安安的心中已先慌了一半。要是他們不准他上岸，要是他們把他關進水牢里去？現在他還是一個自由人，米米國人已經對他這樣虐待了，假使他被關進了水牢去，成一個不自由的人，那真是不堪想像了。他這樣想着，覺得十分苦惱，而且越想越苦惱，越苦惱就越慌張。終於，到了八家在叫：

「洪大有！」

「洪大有！」

「洪大有！」

他也忘記了答：「洪大有有！」好在洪先生在他旁邊狠狠的推了他一下，才含糊糊糊的答聲很小很小的「有！」接着又踉踉跄跄的給洪先生推出人叢外去。他這時全身好像給放進冰窖一樣，都冰冷了，腦子在想什麼，人在什麼地方，他通通忘記了，要不是這兒人多，還有洋人，他一定會哇的哭出聲來的。好容易他才忍住眼淚，又好容易他才站在那個「水口王」面前，但是當人家對他問着什麼的時候，他却張大了嘴巴，不知道答些什麼好。

那個當翻譯的，看見他年紀還小，禁不起恐嚇，開始是很和氣很低聲的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安安睜大了失神的眼睛，望着他不知道答什麼好。

那個當翻譯的，以為自己聲音太小了，他聽不清楚，於是便略為高一點說：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安安還是睜大了失神的眼睛，望着他不知答什麼好。

「糟糕，我碰到一個聾子了，」翻譯的暗暗這樣想，便決心俯下身去，並且附在他耳朵旁，鼓足了氣，大聲大聲的喊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不得了，聲音喊的太大了，安安禁不起這樣的驚嚇，可就哇的一聲哭了起來，眼淚像兩道噴泉一樣的直噴出來。當翻譯給自己這一喊也弄得精疲力竭的時候，他就搖搖頭說：「不行，這是一個呆子！」又把頭俯在那「水口王」耳邊咕嚕咕嚕的說些什麼，「水口王」把頭點着，又看了站在旁邊的警察一眼，便開口叫起另一個人來了。

兩個又高又大的警察，同時走近安安身邊，伸出手來要抓他的肘子，但是安安却用力的抵禦着，並且更大聲更大聲的哭了起來，好像死了爸爸似的。警察看見這個孩子這樣兇，不聽話，可就要動氣，拿繩子出來了；安安早就知道他們會有這一着的，也準備倒在地下打滾。但是正當這萬分緊急的時候，洪先生忽然在人叢中，大聲叫道：

「安安，你跟他去，不打緊，我上了岸會通知你舅舅來保你出去的。」

直到這時，安安才想起自己原來還有一個舅舅在菲菲島，他爲什麼會來菲菲島呢？就是爲着要找他，既然有舅舅做靠山，還怕什麼，要去就去，有什麼好難的？於是，他用手背擦乾了眼淚，就對那兩個米米警察說：「去就去，我不怕！」

這樣，他就給關進船上的一間小房艙了。

當安安踏進那房艙，才知道給關着的不只他一個，還有許許多多人，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，還有和他一樣大小的小孩，他安心了。在這些給關着的人中，有許多這時是在哭着、咒罵着的，但是他沒哭，反覺得人家在這時哭，是很丟臉的。爲什麼要哭？要關就關，怕什麼！坐在安安旁邊，有一個年青女人，哭得很厲害，叫所有人的哭聲都給掩住了。安安轉過臉對她看着，馬上就想起洪先生講給他聽的小黑人的故事。他想：這個女人會哭得這樣厲害，一定是因爲她自己實在不願意生小黑人的原故。……

22



五 舅 舅

有許多人上岸了，所以船內便變得十分空虛。

安安剛剛因為有點疲勞，閉下眼睛睡了一會，現在醒轉來了，他就張開眼睛向四周看着，覺得人數又增加了，暗地里數一數，一共是四十九個，不多不少的，四十九個。雖然人數不少，可是却沒有一個哭，他想：「在這麼多人面前，那才丟臉哩！」可是他却忘記了自己剛剛曾當着許多人面前哭過。

房艙內十分靜，外門忽然嘩啦啦的響了起來，他尖着耳朵聽，才知道原來有人來開門上的鎖。跟着，門啊的一聲開了，有四個警察給一個頭目帶着進來。那頭目向大家看了一眼，又一個一個的數着，到後來，便開口說了一句什麼，很多人沒有聽懂，就面對面的對看着。可是，也有些聽懂的，他們便提起尾自動朝門外走去。

安安暗暗的在心里想：「一定是送去水牢里關，完蛋了！」但是，他却也毫不遲疑的跟在大家背後走去。他們重新走到船面甲板上，又沿着扶梯一個個上岸去。到了岸上後，他才知道給關起來的，還不只他們四十九個，在別的地方，還關着許多哩；因為他們馬上就看見有另外一羣人，也和自己一樣的被警察從別的地方押了出來。現在，所有要給關進水牢去的人，都在岸上會齊了，頭目又向他們叫了一聲什麼，聽懂的便低低的告訴別人：

「快排起隊來，不然他們又要動手打人了！」

隊伍很快就排好了，頭目又用同樣聲調，叫了一聲什麼，聽懂的又低低的告訴別人：

「報數，一個個的報下去！」

於是乎，他們又像軍隊一樣的報起數來。

報數之後，那些數量越聚越多的警察，就分頭約出動，分開幾個地方，逐個的伸出手來，摸進這些囚犯的衣服，他們對於搜身這件事似乎很熟練，很有

研究，因此從衣領直到鞋底都很快就搜遍，就是女人也沒有兩樣。如果有什麼給搜到，他們便會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是鈔票、是金鍊、是自來水筆……什麼都好，有一件便拿去一件，直到你身上全赤光，分文不留，頭目才發出新號令，聽懂的人便又低低的告訴了大家：

「現在，向左轉過去，開步走！」

他們就這樣，像一羣要給趕進宰場去的豬羶一樣，很馴良的給押解着，在大太陽下，朝一條細沙路上走去。到底走了多少時間，多少里路，誰都沒法計算，只是覺得每個人身上都給汗淋溼了。他們好容易才給押到一幢比剛剛看見的海關還要高還要大的房子，跟着却又給分成六七個地方關起來了。從清早到這時，他們暗暗在心里算着，已經有十個鐘頭了，但是却沒有一個能夠弄到一片麵包或一滴水進口的，因為沒有人拿給他們，而他們自己也拿不出錢來買。大家給餓着渴着，就開始詛罵起洋人來了。但是這有什麼用，也不過是自己安慰自己罷了。

他們就這樣過着，過着，不知不覺地又是很久了。

當大家都覺得事情已經絕望，覺得身上疲乏，想閉下眼睛睡覺，忽然嘩啦嘩啦鐵門又響了起來。於是所有的人就同時的醒轉來，一齊睜開眼朝門那邊望過去。

門在幾十隻眼睛的注視下，慢慢的開了，有一個又高又瘦，五十歲左右，面上留着兩撇小鬍子，頭上戴一頂已變成深灰色的白草帽，穿一身很古老很可笑笑的白洋裝的中國人走進來，因為他人長的太高，門又太低了，所以他進來時，便不得不俯着腰，先伸進頭，然後再跨步進來，跟在這個奇怪的中國人後面，還有一個米米國官員。

奇怪的中國人，走進門後，就開始向每個人的面上看，看着、看着之後，又回過頭去和那米米國官員低聲的說了一些什麼，說過之後，便又來向大家的面孔一個一個的看。

就這樣，所有的聲音都靜下去了。他看着大家的面孔，大家也看着他的面

孔，對着了很長的「查」之後，那老中國人就忽然的開起口來說話了。他說：

「請問你們那位叫做安安？」

安安不認得這個人，不敢回答，他怕是米米國人用的狡計，叫他去上當。

「你們那一位是叫做洪大有的人？」

這時，既然有人家知道，洪大有就是安安，安安就是洪大有，還有什麼可推諉的？還能逃得脫？他有點絕望，便不得不自己站起來承認了。他很低聲的說：

「我就是，我就是洪大有啊！」

「你就是安安？」老人直走到他面前去，面上露出很高興的神氣。「你就是我那個好安安？」於是就伸出兩隻又長又瘦的手緊緊的摟住他。可是，當他和這個小孩子親熱了一會之後，忽然就想起了還沒把自己介紹給他，於是，他就補着這樣說：「你認不認得我？」

安安搖着頭，但沒有說出聲。

「我就是你的舅舅。」

「舅舅？」安安聽着，差不多要跳起來了。「你就是舅舅？」

舅舅微笑着，拿右手去摸他唇上的小鬍子。

「我就是舅舅，我來保你。……」

現在，是所有劣情形，都一下子改變過來了，安安找到了他的舅舅，不怕洋人會把他關到冰窖里去了。但還還有那別的許多人呢？也許他們也都有舅舅，等一會就會來把他們保出去的。

舅舅把自己的鬍子摸了好大的一會，眼睛沒有離開安安一下，他看見自己有這麼大的一個外甥，似乎很是驕傲。當他把他們看得已經滿足了，就拿那隻摸鬍子的手，去摸他的頭，並且說：「媽媽好嗎？」

「媽媽好。……」

「你給他們關着哭了沒有？」

安安臉紅着，不敢說自己哭過，也不敢說沒哭過。

「藥是一件丟臉的事，關一關有甚麼關係，舅舅從前也曾給人家關過，可是沒哭。」說着，舅舅又回過頭去對大家看着。「我們鄉里人沒有別的人和你一道來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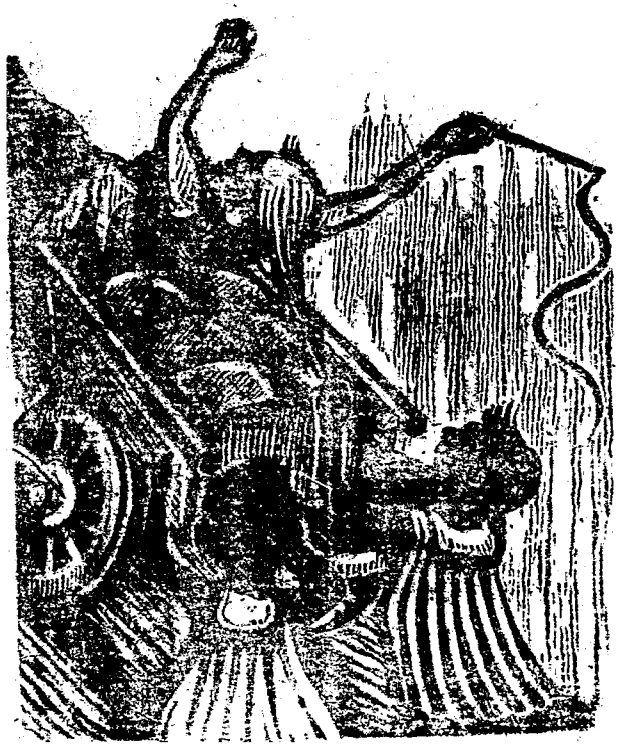
「只有一個洪先生……」

「我看見他了，」舅舅點着頭說。「你還有別的事？沒有，我們就回去。」

當舅舅和安安走出那道門，那個跟在舅舅後邊的米米國官員，就重新把門鎖上，然後又跟在他們屁股後走，走啊走的，不久就走進一所大房子。他們在那大房子里，一間接連一間的走着，在那大房子內，真是熱鬧極了，電扇呼呼的叫着，打字機怕他寂寞也滴滴答答的陪着，除了這個外，還有許多穿白衣裳的人。看來大家都很忙，可是一見了舅舅和安安走來，就都站起身來，向他們鞠躬打招呼，舅舅也輕輕的勸一勸頭上的草帽，回着禮。終於，他們走出大門了，那個米米國官員還陪着他們，當他們要分手的時候，舅舅就伸手到衣袋里

去拿了幾張鈔票一樣的東西，塞在那個人手里，那個人接着，連看也不看就塞進自己的衣袋，跟着又是一個很深很深的鞠躬。然後便回轉身走了。

這時，留着的只有舅舅和安安了，他們在石階上站了一會，就有一輛用馬拖着的車子，自動的走到他們跟前。



六 關於舅舅的幾件小事

舅舅和安安坐在馬車上，馬車正沿着一條兩旁都是梧桐樹，很光很滑的馬路走去。

舅舅還是那樣得意，用一隻手摸着唇上的小鬍子，可是已經很少說話了，也不大用眼睛來看人，這使安安能夠利用這機會，壯着胆靜靜的來觀察他。在他看來，舅舅的確是一個很古怪的有趣的人。本來像他這樣身段，再留着那樣的兩撇鬍子，再配上一嘴金牙齒，已經是夠難看了，可是，當他上了馬車，爲了要風涼而拿下頭上的草帽時，安安看見他頭上還盤了一條辮子，這種辮子很久已經沒有人留了，但是舅舅却還留着，這使安安想起了家里人常說的話：「舅舅是一個守舊的，頑固的人物！」

說起舅舅，有趣的事可多着哩，不信嗎？那你聽着就是了。

舅舅原本是一個種田人，在十幾歲的時候，就隨着一個親戚到菲非島去，那時正是滿清時代，每個人都要在頭上留一條辮子的，舅舅當然也不能例外。不過後來滿清給打倒了，換了民國，大家都把辮子剪去，他却還照樣留着，要是有人勸他剪，他就說：「頭髮是從父母肚里帶來的，跟滿清民國有什麼關係？」結果還是照樣留着。

舅舅因為從小在家里勤儉刻苦慣了，到菲非島後，也沒改變他的舊習慣，在這幾十年中，他做過打雜的學徒，做過小廚子，後來自己積蓄了一點錢，就去買一條水牛，頂一輛破牛車，開始趕起牛車來了。在平時，他總是按時間出門，坐在大牛車上趕着牛，從這一家貨棧到那一家貨棧，去兜攬生意。承包了貨後，就從這條街運到那條街。他做人既然老實，做買賣時價錢又公道，所以他的營業，很快就發展起來了。

關於他頭上的那一條辮子，人們流傳着許多傳說，據說他在平時總是垂直了辮子，也不戴帽子，以致於他每次站在大車上趕牛的時候，那辮子就隨着車

子的搖擺，一左一右的，像是鐘擺一樣，這樣搖擺着。日子一久，就有許多小孩子開始對那辮子感到興趣。不過剛開始的時候，他們也只能偷偷摸摸的跟在他的牛車後看，後來見他對人並不兇，就敢於伸手去摸了，再後甚至於發展到拉了。這樣一拉，這位舅舅的辮子可就不得了了，它原本是很大很大一束的，給人家拉的次數一多，就拉掉了許多，看樣子，不出兩年光景，他的辮子就會給拉光了。拉光了，他向那兒去要一條辮子？因此他就大大的着急了起來，但是他又不願意對那些喜歡惡作劇的孩子打罵。因此，他就非常的悲哀起來。這事經過了好久，有人看見他實在太悲哀了，就貢獻了一個新意見，這個意見是：把辮子在頭頂盤起來，再加上一頂草帽，便不會有給拉光的危險了。這位舅舅接受了這個寶貴意見，並且偷偷的試驗了兩次，成績果然是很不壞，因此他就實行起來了。到這時，如果有小孩子問到他「辮子呢？」他就可以回答他們說：「給拉光了！」慢慢的，孩子們就把他的辮子忘記，而他也長期的這樣實行了起來。

除了辮子這件事外，舅舅還有一件怪事，就是他已經到了五十多歲了，但却還不會討老婆，爲什麼？說他討不起嗎？不，他却做着疊大的生意！銀行里一千一萬的存着款子。這樣一來，在好幾十年中，他便不得不一個人住一個地方，一個人吃飯，一個人睡覺，一個人……，不過現在安安來了，却又是一個例外，同時他也願意有這樣一個人來，爲什麼？因爲他現在年紀實在太大了，需要有一個幫手。

話得說回來了。

舅舅在趕牛車的時候，很發了點財。慢慢他就感到幹這種營生實在太苦了，還不如改行好。因此他便下了決心要改行。改行？改什麼行好呢？朋友們又給他貢獻出些新意見來，那就是叫他管個椰子商，到洲府各地去收買椰子乾。他覺得這種生意也的確可做，於是便把牛和車一起頂給別人，之後，他就成了一個椰子商了。椰子生意是很好賺錢的，因此他只做了幾年，又發了另一筆財。做了財主的舅舅，對於自己的生活還是很儉省的，他吃的不好，住的不好

，穿的也不好，平常身上穿的總是一套中國製布衣服，一雙布鞋，一根旱烟袋。大家一定要說我在說謊，當我們和我們的主人公安安看見他時，他身上不是明明穿着白色洋裝皮鞋嗎？爲什麼說他成年都穿中國衣服呢？原來還有一個別的原因，什麼原因？你說啊，什麼原因？原來是我們這位舅舅，在他到了菲非島這四千年中，爲了朋友們的勸告，也會做過一套白帆布西服，買過一雙黑色皮鞋。不過這套洋服却是一年難得穿上一兩次，除非要去見官，爲了怕失禮節，才從破箱底拖出來。官見過了，回轉家來了，也就重新拿它放了回去。因爲他穿的次數是那麼地少，又是在年青時候做的，所以式樣十分古老，褲子既緊又短，短到褲腳要離皮鞋八寸多，至於那雙皮鞋呢？已經有六個補釘了，看樣子還會多起來的。要是人家看見這樣一套洋服，穿在我們這位已經發了財的舅舅身上而發笑，他便會很親切的對他說：

「你笑它樣子古老嗎？但是質料却是好的，而且這樣式，對於像我這樣的老年人也正合式！」

要是再想下去，還可以說出許多，不過我不想再想下去了，因為我們這位主人公安安，這時忽然很響很響的打了一個噴嚏「啊啊——去！」

舅舅對他很關切的回過頭來：「昨天晚上受涼傷風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安安低聲的回答。

「要小心，這兒是生病不得的。」說着這位舅舅又照樣裝着滿足神氣，用手摸着自己鬍子。

車外面，馬蹄打在光滑的路上，發出了很尖很亮的聲音，車子緩慢的有節奏的朝前滾着。不時，在他們兩旁都有許多樹木，電燈桿，走着的人，很迅速的朝後倒去。

安安坐在車里已經很久很久，連一動也不動了，他正在整理着他一天所得的印象，的確這一天來，在他腦里所留下的印象，實在是太多了。一會他想着這個，一會又想着那個，最後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並且就動起口來問：

「舅舅！」

「唔？……」舅舅答着，又回頭來看了他一眼。

「那些米米國人真壞……」

「因為他們都是強國的國民。」

「在船上，他們還用鞭子打人哩，」安安接着想了一會，又說。「但是，他們對你却很客氣。」

「客氣嗎？」舅舅重複着說，又伸手去摸他唇上的小鬍子了。「這就叫做金錢萬能，只要你袋里有錢，叫外國人向你磕頭叫爸爸，他們也肯的。」

「那麼你是給了他錢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給了很多？」

「不，看樣子，有的你祇要給他很少很少錢，他就會對你老氣打躬了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安安自言自語的說着。

馬車夫捲起舌尖，嘖嘖的叫着，又不時把他的鞭子高高的舉在半空，拍的

一聲叫着，鞭子雖然不會打在馬背上，却像是打在馬背上一樣。馬兒無意中給這一嚇，開快了步走，而車也就跟着快起來了。

菲菲島的天氣，是很叫人容易生氣的，要是你不走動，老一個人坐在一個地方，不管你精神怎樣好，總要打呵呵，流淚水，慢慢地睡着了。安安這時就是這樣，他打過一陣呵呵，流了一會淚水，接着也就不知不覺的睡着了。

等到他醒來的時候，他已經坐在一間很狹很闊的四層樓房內了，舅舅在他前面大大地忙着，他要換下身上那一套洋服，摺着放進箱去，又要把盤在頭上的辮子放下叫它風涼。當他做完這些事，就又拿了把大蒲扇，在窗前站着，一邊用力的搨着，一邊叫安安也學他這樣做。但是安安這時還沒聽見他說的是一些什麼，却又閉下眼睛胡里胡塗的睡着了，好像他從沒睡過一樣。



七 在島上第一次的見聞

第二天醒來，舅舅便對安安說：

「我想你大概也已經休息夠了，今天是星期日，我們到外面去玩一玩好罷？」

安安聽見有得玩，就滿口應承，接着沒等舅舅吩咐，也就打扮了起來。他今天穿了一身白色的新學生裝，戴着白帽，穿一雙白皮鞋，十分摩登，像是一個米米國孩子一樣。但是舅舅却穿得很不好，一身粗布中國服裝，一雙布鞋，一頂舊草帽，加上手上還拿了一枝旱煙筒。他十分看不慣，想說他兩句，但是舅舅沒等他說出口，就催他快點走。

他們只一會兒就到了街上了，但是奇怪得很，這時非非島街上的景象却突然和昨天完全不同了，昨天安安在馬車上所看見的，是多麼的熱鬧啊！但是在

今天，所有的店鋪，却都掛起一塊又小又精緻的牌子，緊閉着，只是在路上走着的人，比昨天來得多，他們也都和安安一樣打扮得整整齊齊的，男人挽着女人的臂膊，女人就牽着小孩子，小孩子在吃着東西，他們一面緩緩的走着，一面彼此的談笑着。好像是在過什麼節日的樣子。

安安對這些情形，十分奇怪，自己是因為初初到這兒來，所以舅舅帶了他出來玩，難道所有開店鋪的人，都也和他一樣初初到這兒來，給舅舅帶出去玩？他想來想去，都沒有想通，於是就對舅舅開口問：

「舅舅，爲什麼這些店鋪都關着門，是不是今天有一個什麼節日？」

舅舅從上面俯下身來看了他一眼後，便很溫和的說：「安安，你說的不錯，今天是一個節日，叫做禮拜日，在外國每七天就有這樣一個節日。到了這節日的時候，大家都不准開店做生意，信教的人就要到教堂去禮拜上帝，不信教的便在家里休息。」

說着，在很遠很遠的地方，就傳來一陣很亮很亮的鐘聲，好像是有無數個

鐘聲同時給敲着似的。

「你聽，」舅舅指着遠遠傳着鐘聲的地方說。「這是禮拜堂里的鐘聲，叫人去禮拜上帝的。」

當舅舅對禮拜日的解釋，告了一個段落後，他們就轉過一個彎，要到另一條大街去，可是當他們剛轉過彎，忽然就有一陣「殺！殺！殺！」的聲音，在他們後面叫着直追上來，接着，地也震動起來，好像這塊地面就要塌下去一樣。安安心內十分着急，一時想不起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聲音，從什麼怪物身上發出來的，爲什麼這樣厲害的，在他們後面追得來？要是他們給追上，或者給衝倒了呢？那一定是連骨頭也要變成粉的，想到這兒，他禁不住恐怖起來，於是在大大的叫了一聲之後，便忙着朝街旁跳開想躲起來，但是却給舅舅一把拉住。

「不要亂跑，」舅舅教訓着說。「車馬是無情的。」

他站住了，心仍舊不定。

就在這時，不止那聲音更厲害的響着，地震動着，甚至於還夾雜了一種又急又刺耳的鈴聲：噹！噹！噹！……沒等他來得及回轉身去望，鈴聲已經到了他的耳旁，接着他看見一隻長約十多丈的，擦着銀灰色的怪物，擦的一聲擦過他身邊去，他的眼睛給這一擦就冒出無數道金光，頭腦也昏眩起來，好像給人家細綁着，從高山上直滾下來似的。他連忙一手拖緊鼻鼻，一面閉下眼睛，心里暗自想着：「這次完蛋了！」

當那隻怪物和那陣怪聲，已經去了很遠了，他才敢張開眼來，張開眼後，他首先要找的，是鼻鼻還在不在他旁邊，或者已經給那怪物帶走了。當他的眼睛在慌亂的找過一陣之後，便也安心起來，原來鼻鼻還沒給那怪物帶跑，反之，他却在他面前站着微笑，一邊摸着鬍子，一邊對安安問：「安安你怕了？」安安難爲情的說：「那怪物是很大，很可怕的。」

「從前在唐山看見過沒有？」
安安搖着頭。

「是的，你從前不會看見過的，這怪物不是別的，就是電車。」

「電車？」安安忽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，聽說洋人要殺人的時候，大都不用刀或者槍的，他們發明了一種電椅，凡有犯罪而被判處死刑的人，他們就叫你去坐在一種叫做電椅的上面。犯人坐上電椅後，劊子手便出來了，他這樣一手捏着電機開關，一手拿着錶，當行刑的時間一到，他就一二三把開關一開，跟着電就飛也似的流到那隻椅子上，椅子的電透到坐着的人身上，坐着的人給電這麼燒着燒着，便像一隻烤乳豬似的給燒焦斷命了。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刑法，叫人聽了就會發抖。但是，爲什麼現在又有一種叫電車呢？是不是也用來殺人的？」

舅舅說：「像這種電車，這兒有許多，在現代的大城市中，除了馬車和汽車外，它已經成了一種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了。因爲它的價票便宜，行動又極快的。」

「那麼，它會不會電死人呢？」

「不會的，要是會電死人，也就沒有人敢去坐了。不過，這很難說，偶然也有人觸電死的。」

說着，他們就走到一個地方，舅舅叫安安停下，他說：

「站着，我們該在這兒上車了。」

「是不是要坐那電……？」

「是的，」舅舅答。「我們要在這兒上電車，上了車後，只要再過二十分鐘，就可以到動物園了。」

他們果然就在一個地方站着等，和他們同樣站着的，也有好多個，大概也都是要坐電車的。他們這麼等着等着，過了好長一會之後，就忽然聽見那怪物又殺殺的叫着出現了。不過他已不像剛剛那樣害怕了，他知道只要自己不亂動，它是不会直衝到自己身上來的。那怪物細看來的確是可怕的，雖然已經是白天了，爲什麼還要亮着一隻大眼睛呢？它沿着兩條閃光的鐵軌，搖擺着直爬過來，不久就爬到他們跟前停下，跟着，在他們面前就自動的開了一個大口。

，有幾個人從上面走了下來。現在，下來的人已經下完了，該是上去的人上去了，安安是車一停下，就立在那鐵門口的，但是他却不敢首先上去，第一是怕上錯了，要不會是這隻怪物在弄狡計，騙他上了車忙着開跑，叫他和舅舅分開；第二是怕做錯了，偶然叫電流到自己身上。正當他在猶豫不決的時候，舅舅可在他的背上用力一推，這才叫他壯起胆子走上去。

他們一上了車，就看見一重一重的椅子在那兒放着，在那椅子上面還坐着人，個個都像是若無其事，一點也不像會遇到什麼大危險的樣子，於是安安覺得安心了。當他看見舅舅在一隻空椅子上坐下，他也就隨着坐下。剛好坐下，這個怪物一定又是給上了電了，因為它馬上便殺殺殺的叫着跑將起來。

我們在上面曾經介紹過，這位安安是有一個大毛病的，就是他每次上車，都要打瞌睡的，這時當然也不會例外，因此，他又偷偷的睡着了。

這隻電車到底走了多少路，轉過幾條街，走了多少時間，他一概都不知道，怎麼會知道呢？因為他根本就睡着啊！一直到夢見有人很用力很用力的把他

轎車下一推，才吃驚的醒轉來，睜開眼一看，推他的人原來不是別的，却是舅舅。

「下去，」舅舅說。「站到了！」

這時，已經有許多人從坐位上站起，直朝出口處走去，安安用手背擦一擦眼睛，也跟着他們朝出口處走去，舅舅緊跟着在他後面。

安安下了車，才知道他們到的是一个十字路口，人啊，馬啊，車啊真是多得叫人看了眼昏。驟然看見這許多人，像海水一樣的湧來湧去，儘管你有多大的胆子，也要分不清那兒是東西南北的，可是舅舅却不像他那樣慌張，他一手抓住安安的手，一手高舉起那隻旱煙筒，朝人海中就開快了步走去。安安心跳着，怕見這些東西，因此，就索性閉下眼睛，跟着舅舅的手走；舅舅的手要他到那兒去，他就到那兒去，舅舅的手要他走，他就走，要他停，他就停，直到舅舅像嘆息似的對他說：「現在，我們可以慢慢的走了。」才敢把眼睛睜開。



八 崙禮達的動物園

動物園是設在一個叫崙禮達的公園內，這公園又是一片沿海岸的大草地，因此有許多樹，還有許多美麗精細的建築物，比方音樂台，大餐廳，博物館等等。在那草地上，除了這些外，還附設許多運動場，種類多到他記不清，在他記清的就有足球，排球，網球，跳高，跳遠，投鏢槍，賽跑，跑馬，還有一個叫高而夫球的。當安安和舅舅到達這個公園內的時候，正有許多人擠在那兒。至于這些人，偶然看看也是很有趣味的，從面部的顏色來分，他們中有白面孔，有黃面孔，有棕紅面孔，有黑面孔，還有不黃不黑面孔的，從性別來看，他們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老的，也有少的，從身段來看，有極高的，有極矮的，也有不高不矮的，真是各式各樣。在他們中，除了一部份參加比賽的，大部份都是站在那兒靜靜的觀望着，看熱鬧。舅舅和安安也擠到人堆中站了一會，但

是他們兩個人對這玩意兒都感到興趣，所以只站了一會，便又動身走開了。

他們離開了運動場，就沿着一條林蔭小路走去。在路上又看見許多人，這些人都和他們一樣是很閑散，到這兒來玩的。正當安安對於兩旁的許多新奇的樹木花草，感到極大興趣的時候，從樹林內忽然起了一陣怪聲，在他聽來，這怪聲是非常可怖的，不但他身上的毛孔已豎了起來，就連樹葉也索索的抖了起來，他怔怔的站住，一邊去看舅舅的面孔：這是什麼樣的怪聲啊？他相信，他已經聽到老虎在叫了。這兒有老虎？而且還公然的叫着，真奇怪，為什麼沒有一個吃驚或奔走的？甚至連舅舅也一樣，舅舅不但不可怕，而且還對他說：「你聽到那聲音沒有？我們已經到了動物園了。」至于動物園是什麼呢？舅舅卻沒說下去。

果然他們已經到了動物園了，因為正當舅舅說完了話，就有許多鐵欄從樹林中出現，在鐵欄內跟着也能看見許多奇異的東西。安安的心還像剛剛一樣在跳着，他想：就要看見老虎了。能夠看見老虎，總是一件十分快活的事。不過

是他們兩個人對這玩意兒都感到興趣，所以只站了一會，便又動身走開了。

他們離開了運動場，就沿着一條林蔭小路走去。在路上又看見許多人，這些人都和他們一樣是很閑散，到這兒來玩的。正當安安對於兩旁的許多新奇的樹木花草，感到極大興趣的時候，從樹林內忽然起了一陣怪聲，在他聽來，這怪聲是非常可怖的，不但他身上的毛孔已豎了起來，就連樹葉也索索的抖了起來，他怔怔的站住，一邊去看舅舅的面孔：這是什麼樣的怪聲啊？他相信，他已經聽到老虎在叫了。這兒有老虎？而且還公然的叫着，真奇怪，為什麼沒有一個吃驚或奔走的？甚至連舅舅也一樣，舅舅不但不可怕，而且還對他說：「你聽到那聲音沒有？我們已經到了動物園了。」至于動物園是什麼呢？舅舅卻沒說下去。

果然他們已經到了動物園了，因為正當舅舅說完了話，就有許多鐵欄從樹林中出現，在鐵欄內跟着也能看見許多奇異的東西。安安的心還像剛剛一樣在跳着，他想：就要看見老虎了。能夠看見老虎，總是一件十分快活的事。不過

，像這樣近，要是你們急不急！但是那個獵人却一點也不急，他是一個狡猾的人，所以一點也不急，而且正當那老虎的爪子離開他從一尺變成五寸的時候，心中忽然想起一個狡計，這是怎樣一個狡計？是怎樣起的？原來他在奔跑中忽然看見面前有一株大樹，這株大樹長得存半天這麼高，正好擋住他的去路。他想：糟了，路給大樹擋住了，後面又追着老虎，怎麼辦呢？還是爬上樹去罷，想老虎是一種又笨又大的獸類，一定追不上去的。這樣想着，想着，他就下了決心要爬上大樹去。果然，他就照這樣做了，而且爬得非常高。老虎見他的敵人，見他原本可以馬上就抓進嘴里去的一頓好飯，給跑上樹去了，怎不生氣呢？於是它就在樹底下咆哮着，飛跳着，朝樹上面撲去。狡猾的獵人，見它在急，心中十分快活，連理也不去理它，只在那上面安穩的坐着，且不時大胆的對它作鬼臉。可惜他的槍在路上掉了，不然他這時就可以在樹上對它射擊，因此他也只好眼白白的看見他的獵物放在那兒不動，心中一點辦法也沒有。他們就這樣過下去，老虎不想離開它的好飯菜，獵人也沒法子趕走它，於是，他們就

這樣過了一個晚上。第二天，老虎變得十分疲勞了，它不再那樣兇惡的叫着跳着，却像是十分乖巧的樣子，伏在大樹下睡覺，至于那個狡猾的獵人呢？忽然變得非常不安，爲什麼？因爲他覺得肚子十分的絞痛，像是要拉屎一樣，要拉屎，是一定要到大毛廁去才合衛生的，但是他下不了大樹，沒法子到毛廁里去。我們知道，他是很狡猾的，狡猾的人有許多心思，他的靈機只要略略的一動，計謀便就浮上心上來了。他想到的是什麼計謀呢？原來他忽然就爬到另一根樹幹去，拉開褲子，對準這隻這時正在壓着的老虎背，就大拉特拉起來了。我們知道，老虎是天生愛衛生怕臭味的，因此當它聞到這臭味時，便伸出前爪去嗅，糟糕，這種臭味又正發自背上，這一驚可非同小可了，心里登時就急起來，心一急就發瘋似的在地下打起滾來，它以爲只要這麼一滾，就可以把臭味滾走的，那知道越滾就越臭，原本被拉的地方只有一點點，這時也因越滾越多起來。終於到了它全身都給大便糊滿了。全身發臭的老虎，心中十分生氣，它要發性子了，果然，不一會性子就發了起來，性子既發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伸

出前爪到身上去抓，怎樣抓法呢？只要什麼地方有臭味就抓什麼地方。這樣抓着抓着，終於把身上的皮啊，毛啊都抓光了，血流出來了，不久，便也斷着氣，在那大樹下不動了。……

這個狡猾的獵人的故事，安安在這時想着，很感興趣，他想：要是那老虎忽然的掙破了鐵籠子出來，他就決心要用這方法來對付它了。至于舅舅應該怎麼辦呢？他還沒有想到，舅舅却已動起嘴來說話了：

「安安，你看在我們面前，已經列了許多種類的動物了，這都是一些很可寶貴的畜生，不要以為得到它們容易，事實上是很不容易的，爲什麼呢？因爲它費了許多人的生命心血。在這兒，我們可以看見印度的象，非洲的豹子，猩猩，中國的狐狸，本地的鱷魚，還有許多我說不出名字的東西。……」

說着，他們就走近一個鐵欄邊去，在那里面，安安看見許多架空的小木厝，鞦韆架等東西。有許多猴猩猩，大小都有，就在那里面跳着玩着，有些在打鞦韆，有些偷偷的躲在木房子里伸出半個頭來，對觀衆作着鬼臉。總之，他

們是很懂得用怎樣方法來逗人家快活的。當觀衆在給他們逗得禁不住哈哈大笑的時候，便有人會給這羣猴猴丟進一點麵包，牛肉乾和花生米去，以作獎勵。好，只要這麼來一下，可不得了，當東西一丟進去，在它們中不管是大的，是小的，見有東西可吃，就都拚起命來，有的從木房子翻了筋斗滾下，有的丟開已經搖到半空的鞦韆架，紛紛的擠在一起，動手搶將起來。但是東西實在太少了，而搶的猴猴又多，於是便常常起了些糾紛，比方說：大猴猴搶不到東西，就動手打搶到了的小猴猴，搶不到的小猴猴，再動手打搶到的小小猴猴，小小猴猴搶不到沒有對手可打了，只好吱吱的哭着，躲進那木房子里去。安安看着，十分替那些給打哭了的小小猴猴難過，爲什麼連猴子也是這樣大的欺負小的？但是別的人却一點也不覺得難過，因爲他們認爲凡做了猴子，都是用來給人取樂的，既然它們本來是用來給人取樂的，有什麼可難過的？於是乎不管它們是否剛剛還很厲害的打過，或有幾隻給打破了頭，血還在流着沒有乾，兩麵包，牛肉乾和花生米，又像雨點一樣的落在鐵欄里去了。

看完了猴猴，他們又到隔壁一個鐵籠內去看大莽蛇，這莽蛇也是從非洲運來的，約有兩丈五尺長，至于腰圍就有我們挑水用的大木桶這麼粗。可憐的大莽蛇，這時很爲疲乏，像是氣候太熱了，叫它不得不打瞌睡的樣子。他的眼睛，這時雖然還張開着，可是却一點神氣也沒有，紅舌頭伸出來喘氣，約有兩尺多長，身體圍曲着像一堆牛糞，疊得高高的，約有三四尺高。來看這隻大莽蛇的人也有許多，但是却很少人丟東西進去，因爲它是一點也不喜歡吃別的東西，除了一些小動物外，因此看的人，也就不像在看猴猴時那樣熱鬧了。

在觀衆中忽然起了一陣騷動，大家忙着伸長頸子朝一個方向看去，安安和舅舅當然也沒有例外，他們的頭掉過之後，馬上就看見一個穿着號衣的土人，赤着足，手里拿了一隻哀哀叫着的大公雞，直朝鐵欄這邊走來。觀衆中看見這個管理人過來，又看見他手中的大公雞，就起來一陣嘈雜的說話聲，至于說什麼呢？安安一句也沒有聽懂。

管理員現在是走近鐵欄來了，站住了，伸手去摸一串大鑰匙了，不久他睜

的一聲把一面大鎖打了開來，然後又打開一面小小的鐵門，一把手把那公雞丟雞籠去，才又把鐵門重新關上，下了鎖。公雞從高地朝下一跌，正拍着翅膀，忽從地底下爬起，忽然看見那大莽蛇，於是一下子給嚇昏了，就哇哇哇地大叫起來。大莽蛇顯然是吃雞子吃慣了的，因為當它看見有這樣一隻小動物從籠外給人丟了進來，又看見它嚇的那麼哇哇大叫，便偷偷的拿眼睛去望它，跟着又張開嘴巴，蠕蠕的動起身子來。不一會它就開始對那大公雞追逐了起來。那隻大公雞這時一邊拍着翅膀，一邊哇哇的叫着奔跑，這樣一邊跑着，一邊追着，很過了一會時間。但是那公雞的力氣一下就跑光了，所以只好伏着不動，讓那大莽蛇把大嘴巴張開，吐着紅舌頭，滴着口水，用力的這麼一撲，把它吞下口去了。

看完了大莽蛇，他們又走到另外一些鐵欄內去，看獅子，老虎，象，熊，花豹，……但是都太平凡了，沒有什麼可寫的，只是到了一所關住一個大鱷魚的地方，舅舅就說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故事了。



九 鱷魚的犯罪和受刑的故事

安安啊，你不要以為放在你面前的鱷魚，是一隻平常的鱷魚，要是你會這樣想的話，那你就錯了。

這不是一隻平常的鱷魚，是一隻神鱷，它因為犯了罪，才給處分着關在這兒受徒刑的，這樣過着，時間已經有十五年了。因為它是有罪的，因為它是想用苦行來贖罪的，所以它平時總是很善良的，每天從早到晚，自己總是悄悄的水邊伏着不動，兩眼露着悲哀的神氣。要是你想惡作劇，丟了什麼東西進去打它，它也不會發怒；如你再用難聽的話去罵它，它也是一樣不會發怒的。你不要以為它是這樣善良，就斷定它是沒用的，那就錯了，恰恰相反，它却是一隻非常的勇猛的畜生。

你這樣張大了眼睛看我，我知道你一定想聽關於它的故事，那麼你聽着

就是了。原來在非非島中，有一個叫做三寶籠的小島，這個小島是一個荒涼僻去處，有許多小溪流，溪流中隱伏着成千成萬的鱷魚。這些鱷魚，在平常時是很善良的，不大傷害人和牲口，因此土人長久的和它們相處着，相安無事。

有一天，忽然有一個老女人，哭哭啼啼的到巫師那兒去哭訴，說她有一個兒子，獨生的兒子，經過河邊，突然的給鱷魚吃掉了，所以來請求替他報冤。

巫師睜開眼睛，對這位在他面前跪着，哭得十分悲哀的老女人看着，又問道：

「這事的發生，你的兒子難道是一點錯處也沒有？」

老女人磕着頭說：「神啊！你相信我這老人是不會撒謊的，他是一個規矩人，從沒有做過錯事。」

「那麼，」巫師注視着她。「你呢？是不是你自己一點錯處也沒有？」

那老女人又磕着頭哭道：「我憑聖主賭咒，我從沒犯過罪。」

「那麼，你打算怎樣？」

「我要求你替我的兒子報仇。」

「好罷，」那巫師說。跟着他又閉下眼睛，一邊唸着一些什麼。當他重新張開眼，他就對那老女人說：「我已去見過河神了，河神說：你的兒子的確是給一隻鱷魚吃去的，不過，這不全是鱷魚的錯，你的兒子也有錯，他不該開口就罵人，以致觸犯鱷魚神。」

「這是怎樣說的，我的神啊！」老婦人哭着，又磕下頭去。「難道我的兒子的仇是報不了了嗎？」接着，她又是哭，又是磕頭，磕了頭又是哭，真悽慘啊！以致于叫那硬心腸的巫師，也不得不軟下心腸。不久，他討了一點手續費，便答應了。

巫師答應了後，他帶起一把神劍，一條神索，一個神鉤，還有一張神符，就和那老婦人一起出發了。老婦人帶他到兒子被鱷魚吃掉的河邊去，把那罪惡的地方指給他看。在這時，那犯罪的河，除了混濁的流水，除了一些小魚蝦在那兒游來游去，已經什麼也沒有了。老婦人跪在地上哭，巫師搖動他手中的神

鱷，走來走去，一會看着天上的陽光，一會看着那河里的流水，到後來他好像打了一個噴嚏，才開口說：

「不錯，你的兒子是在這兒給吃掉的。」

接着，他又一連打了三個噴嚏，才放下神索，神鈎，和神符，作起法來。你想，他是怎樣作法的？原來他先在神符上吐了幾口水，又唸了一些什麼，然後再把那神符鈎在神鈎上，神鈎鈎好了神符，就又給綁在神索上，然後巫師又是打噴嚏，又是唸咒。他一邊唸着，一邊走近河邊，把神物一起丟進河心去，他的手中却緊握着神索的一頭。

這真是一件稀奇的事，可是的確是這樣。你看那條河，剛剛還是平靜的，這時却突然的起了大風浪，四周有無數的泡沫，不久，在河心甚至于還能看見半頭約一丈五尺長的大鱷魚，而在它後面還跟着成千頭小的。這些鱷魚不覺是大是小的，都一樣擺一個長鼻子，高高的伸出水面，用力的洶着洶着。當那頭領頭的鱷魚，游到放下神符地方的時候，它就停住身子不動，朝岸上的巫師

看了好一會之後，就沉下去了。當它再浮上來的時候，它的口中已經含了那神鈎，毫不反抗的隨着巫師的手，一步步的游上岸來。

現在，這隻鱷魚是很溫馴很悲哀的，在巫師面前跪着了，老婦人見着吃掉自己兒子的仇人，已經給鈎上來了，就大聲的呼叫着，揚起兩隻拳頭，拿頭直朝它撲過去，可是馬上就給巫師止住了。

他說：「你不能這樣，我們得好好的審問它一下。」

跟着那巫師就搖動手中的神劍，大聲的叱喝，並且向鱷魚訴說它的無數罪惡。那鱷魚好像也很知罪，它不斷的點頭承認，並且在眼中流下兩行淚水。它雖不能說話，但是巫師知道它是在請求恕罪的。

老婦人又大聲的哭起來了，她再跪在那巫師面前磕着頭，請求他把那畜生判處死刑。但是那鱷魚也不示弱，它的淚水流的更多了。她們就這樣，兩邊都在請求巫師的幫助。這樣，要叫那巫師怎麼辦呢？他的處境現在是非常的困難了。就正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，在河邊忽然又發生了一件事情，原來是鵜

小鱷魚看見自己的祖宗有受判死刑的危險，就都趕來援助，它們唯一能夠幫助的辦法，是採用武力威脅。於是它們就開始騷動起來，在水中呼呼的響着鼻子，翻着筋斗，使河水變成無數泡沫，以致于直濺到我們這位正在左右為難的巫師面上。巫師是主持正義的，但是他總不能不顧全大局，他很知道，要是這隻大鱷魚被判死刑了，這成千的小鱷魚，就會使得這條河到處都出了命案的。因此，他便下了決心，不判處那大鱷魚的死刑。

不判處死刑，要怎樣判決呢？且不着急，你看只一下子，那巫師的嘴巴就動起來了。他先閉下眼，裝做神已附體的樣子，接即便大聲的宣判道：

「鱷魚啊，你既然是水族之王，為什麼做出了這樣兇暴不法的事？現在，你既已犯罪，傷害了人命，就是神也不能再加寬容。好在你的罪孽還不是十分深重，所以我敢于以神的名義，來判處你該受徒刑二十年。」

判決詞剛剛唸完，河邊的小鱷魚就安靜起來了，河水已不起泡沫，它們也不再響鼻子，翻筋斗了，却一齊的排起隊來，很齊整的向巫師點了三下頭，然

後才安靜的游回去了。那大鱷魚也很安靜，表示服從。只是那個老婦人却還在哭著不肯，但是又有什麼辦法？神既然是這樣判決，她也只好服從了。

犯罪的鱷魚被判決之後，你以為什麼事情都解決了嗎？不，跟着還有新的問題發生，那就是既然已判決了，要如何去執行呢？把它關到什麼地方去？爲着這件事，在三寶籠，不知道有多少聰明的學者，傷了腦筋，至于爭論更不必說了。有些人主張把它和人類一樣，放在牢里關起來，有的主張用一條鐵鍊把它仍舊鎖在河邊，但是，這都不妥當，因爲他們認爲這樣，毛病還是太多了。

好在這時，有一個也是學者一樣的人，正從京城遊了學回去。他告訴大家說：京城正在建設動物園，到處在徵求動物放到那兒去陳列。當人家告訴他，這兒還發生了這件困難的事情，他就出來提議，把那犯罪者送進動物園去受徒刑。這真是個好辦法，所有學者都表示贊成，而他們也就這樣執行起來了。



十一 一段歷史的傳說：牙牙人怎樣統治菲菲島

說着說着，他們就走到一個叫做「玉城」的堡壘，這個堡壘很大，只圍圍的大小就有兩三里路，一進里面去，所能看見的儘是一些莊嚴古老的建築物，不過，這些建築物，由于年代的久遠，大部份都已破落不堪了，除了那些看守的人外，在平時是很少有人到這兒來的。

舅舅說：「你不要以為他只是一座破房子，露着可憐相，事實上，在牙牙人統治菲菲島的時候，它還是一座皇宮哩。不過，因為牙牙人失勢，又兼日久沒人理會，所以就變成這副可憐相。」

他們一會就到了一列階梯面前，舅舅首先一級一級的走上去，安安也緊緊的在他後邊跟着，他們這樣走了約一百二十五級，才走到一座大殿堂門口，望里面一看，門是早沒有了，里面只是一間又陰暗又空洞的大殿堂，窗和門都開

着，使戶口的陽光可以隨意的進來。當他們走進殿堂內，有一羣雀子正在那兒玩着，嘖嘖的吵個不休，突然看見有人進來了，就嚇的震起翅膀到處亂飛，一邊「救救救……」的驚叫着。

安安隨着舅舅在這間又陰暗又空洞的大房間，走了一會，覺得一點也沒有好玩的，就移進內殿去。到了內殿，便可以看見許多小房間了，除了這些小房間外，還有不少用人工築成的山水和園庭。不久，又看見一個可以同時燒一千五百人飯菜的大廚房，關囚犯的囚房，對這些犯人施用刑罰的刑房，還有許許多多，他聽都未曾聽過的。舅舅每走到一個地方，就要對安安指點着，并詳細的說明了他的性質和用途。最後，當安安問起這座堡壘的來歷時，他就講了下面這樣的一個故事。

話說在一千五百二十一年的時候，這個所謂菲菲島的，原來還是一個沒人知道的地方，他簡直另成一個新世界，他們不知道外面還有別的地方，外界也不知道這兒有這樣一個地方。不過，這時探險的風氣已經打開了，有許多先進

國家，就很出了些探險家，他們專門以找尋未被外界知道的新土爲生。比方說牙牙國罷，這時就出了一個叫做麥哲倫的探險家。這個探險家駕了一小隊船隻到處亂跑，想到地球各地去探險。我們要知道，那時他們的探險工作，并不單單是爲了好玩，實在是想找個可以做生意，或拿來做自己殖民地的地方。我們這位麥哲倫先生，雖然很費了些精力，可是他一點也沒有白跑，不久他就把這塊新天地發現了。當他把這個島發現了以後，開始原以爲不過是一個荒島，沒有人居住的，於是便在他的探險船上，架起望遠鏡朝這島上望着。他這麼望着，望了好些時間，忽然發覺他所推測的完全不對了，爲什麼呢？原來這個島不但是一個風景秀麗的地方，并且還住着人哩，至于住的是一些什麼人，他當時沒有看清，所以在這兒我也不能說。這位探險家麥哲倫先生，看到了這些情形後，心內當時就覺得十分奇怪，既然是一個有人住着的島，爲什麼從來沒人發現過？同時又因爲做探險家的應有責任心，使他不得不想上去查一查底細，看這島到底有沒有主，如果已經有了主的，他自然不好怎樣，只好再動身到另外一

個地方去探險了；如果是沒有主的呢？那麼，他的好運氣便要到了。下了這樣決心後，他便通知他的助手，帶了武器和彈藥，下了探險船，坐在一隻小艇上，一直朝那岸上駛去。不久他們就上了島了，不過還擔心發生什麼意外，不敢深入。只在岸邊稍爲走了一點路，就想回轉來了。但是就只走了這麼一點點路，他們所看見的情形，就已吃驚不少了。原來，他們一上了岸，就在那兒發現許多金沙和一些極爲珍貴的珠寶，這怎樣不叫他們個個心動哩，於是乎，去的人登時什麼顧忌也不管了，一看見在足底下有這許多珠寶金沙等貴重東西，打開身上的口袋就裝，上袋給裝滿了，就移裝下袋，下袋又裝滿了，就改裝帽子。總之，凡是可以用給他們做袋子用的地方，他們都拿來做袋子用，凡有可裝進袋里去的，他們拿着就裝。這樣裝着裝着，不久，所有去的人不啻是大袋子小袋子帽子或其他什麼的一概都裝滿了，於是麥哲倫就下着命令，大家下船，開着漿勝利地回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他們又照樣在昨天登陸的地方上岸，并且帶了更多人，搬了更多袋子，至于走起路來，也敢大膽的深入了。可是當他們像

頭一天，動手要把那些珠寶金沙等寶物，裝進袋裏去的時候，一陣牛角的嗚嗚聲和牛皮鼓的蓬蓬聲，忽然大大的響將起來了。這號鼓聲，一開頭只有一個地方發出，可是不久四處都起了響應，這樣一來，這個島就像天崩地裂一樣不安了。探險家麥哲倫和他的助手，爲了這種可怕的聲音，而非常吃驚，便連忙向四方八面抬起頭，又架着望遠鏡看，「事情糟了！」他這樣叫道，跟着就看見四方八面都是一些握着刀，張開弓箭的野蠻人，他們大聲的鼓噪着，向這些侵入者直衝過來。看當時的樣子是十二分危險的，因此，他們就都放下手中拿着的袋子，拿起槍來自衛。但是因爲對方的人數多，探險家和他的助手雖有現代武器，無論如何也是敵不過他們的，因此也只得一路開槍抵抗，一路退着走了。

吃過這次虧後的第三天，探險家麥哲倫先生和他的助手，就不敢再逗留下去了，他們在這個新發現的島子上，沿岸畫着地圖，又在他們靠岸的地方，做了許多記號，便急急的開回牙牙國去。到了牙牙國，麥哲倫先生又急急的趕到皇宮去，向他們的皇帝報告這次探險經過，他說：他和他的助手們，在大海中

經過了一年又五個月的探險工作，才在太平洋地方發現一個新的寶島。至於這個寶島，是遍地皆散佈着黃金和值錢的珠寶，可是只有一些野蠻人，在那兒住着，沒有人知道他的價值。說着，他又把一張地圖呈上。

那牙國皇帝聽了這個報告，十分動情，不過他還不大敢相信，於是他就說：「麥哲倫先生啊！你到底看明白了沒有，你們所看見的那個島，的確是遍地黃金珠寶麼？」

麥哲倫先生見皇帝不大肯相信他，對天賭着咒道：「我敢賭咒，我們所看見的，的確是眞的黃金珠寶。」

說着，他又叫人將他們帶來的一部份金沙珠寶，呈上給皇帝看，皇帝把它拿在自己的面前再三的觀摩着，果然不錯，都是一些值錢的貨色，於是他的心就更厲害更厲害的動起來了。「要是，我有了那整個島的黃金珠寶，」他暗自對自己說道，「我一定會更加強盛，更加富裕的。」但是他又怕給麥哲倫看出來，笑他小氣，於是他便裝着毫不關心的樣子問：「你的確沒有看錯。那麼？」

「誰是那個島的主人呢？」

麥哲倫先生又答道：「陛下，我的確沒有看錯。至于說誰是那個島的主人，就我們所看到的，他不過是一個無主的海島罷了。」

「既然是無主的海島，」皇帝說道，「我就派你做海軍大將，帶領我們的兵船，到那兒去，把他佔來。」

就這樣，我們這位探險家麥哲倫先生便做起海軍大將來，并且因為皇帝十分心意的原因，在略略的籌備一下子之後，就出發了。

我們要知道，那時的牙牙國海軍，雖然是以勇敢善戰出名的，但是非菲島的土人，由於長期的和自然戰鬥，勇敢善戰也不會比他們差。他們雖然沒有槍砲，却有刀和箭，人數衆多，地勢又熟悉，因此當牙牙人剛剛碼頭上岸，他們就從四方八面吹起牛角，打着皮鼓，吹噓着，出來應敵。每當在他們中，有一批人給槍彈射殺了，就會有另一批人自動的走上去，把那些空位子補上，要是死的人太多，牙牙人又挺不住，他們就朝內地偏僻的地方退，把一切可以吃和

用的都帶走。牙牙人得不到吃和用的方便，加上不時還有人出來打擾，再加上氣候又不好，容易生病，一點辦法也沒有，便不得不自動退走了。他們就這樣一出一進地，打了足足有四十年光景；牙牙人第一次打敗了，第二次又打敗了，但是到了第三次的時候，却打了勝仗，而且把全菲非島佔住了。

當牙牙國人佔領了全菲非島以後，才知道這個島住着的人，已經不全是野蠻人了。地方也不完全是野蠻地方。他們有自己的文字，有自己的語言，有自己的民間藝術，有自己的街道和馬路，最奇怪的，還有許多中國人在那兒做着買賣。這些中國人到底怎樣來的？很少人能說得詳細，不過却可以斷定來的時間一定很早，因為他們有一大半都已討了土人女子做老婆，且生出了許多混血兒。這些土人其所以有文字，能夠種田，做買賣，就都是這些中國人教出來的。

牙牙人雖然用了武力，佔領菲非島，但是却佔領不了幾百萬土人要求自由獨立的決心。他們還是希望自己有自己頭目，做自己的買賣，種自己的田。

不希望外國人來管他們，於是乎，便時常發生了反叛的毒情，特別是一個叫做薩洛的地方；他們靠着很好的地勢，在深山野林中躲藏着，在平時，當人家不注意的時候，他們就突然的吹起牛角，敲着牛皮鼓，吶喊着直衝下山來，他們的口號是：殺盡白種人！因此凡見有白種人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動起手就殺，看見有白種人的房子，動起手就燒，在大規模的燒殺過去，不等牙牙軍隊來剿，他們就會像來時一樣，突然的散了，無聲無息的躲將起來。這種大規模的騷動，像流行病一樣傳染着，從一洲傳過一洲，從一個村落到另一個村落，弄到那些牙牙統治者，到後來也不得不表示手足無措了。爲了和他們的軍隊配合行動，牙牙國駐菲非島的總督，便接連下了許多命令。這些命令的內容，有許多都是很不合理的，不過在當時，他們確會嚴厲的限制那些土人實行。到底是那些內容呢？比方：

「第一條：凡屬土著人民，一律不准應用刀箭，如違處死。」沒有刀箭，就等於沒有手和腳，有許多土人都是靠打獵過活的，不准用刀箭，便要叫他們

個住嘴巴餓死了。

「第二條：凡屬土著人民，一律不准說自己話，讀自己文字，如違處死。不准說他們自己的話，說什麼話呢？說牙牙話；不准讀自己的文字，讀什麼文字呢？讀牙牙文字。像這樣的條文還有許多許多，要我舉，一時都舉不完。牙牙人以爲對付土人一概用「處死」兩個字就可以解決的，事實上却恰恰相反，你越不准他們這樣，不准他們那樣，你越要處死，他們就越不怕，越要造反。在牙牙人統治下的非非島，便在這樣長年得不到一時安靜的日子中過去了。可是在這時，便有聰明人出來了。他是一個教士，并且獻出了一個最有智慧的計策來。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計策？只要看他對牙牙總督說的話，便知道了。教士的話是這樣說的：

「我的親愛的，煩惱着的總督啊！你肯聽我這個正直人說的話嗎？如果你肯聽，我敢担保你的統治就會十分順利的。」

已經悲哀失眠了許久的牙牙總督，正在煩惱中，聽見有人要對他獻出一

個好計策，當下就大大的興奮起來，於是就對那教士說：

「親愛的長老，你有什麼好計策，請說出來罷，如果真的是好的話，我敢對上帝發誓，我一定照做的。」

「那麼你就聽着，」教士吞了口口水說，「你知道你的統治爲什麼失敗嗎？爲什麼會長年長日都有土人起來反叛？這都是因爲你過于看輕上帝，不相信上帝的原故，所以上帝才把你們應得的懲罰，加到你們身上。……」

總督聽到這兒，臉就漲紅了，他在自己胸前連忙的劃了個十字說：「上帝在上作證，我本人是很尊重上帝旨意的。」

教士不耐煩的等他說完，又接下道：「我們都是上帝的子民，我們得完全的相信上帝，相信他是有至高無上的威權的，相信他能給人類以完全的幸福和快活。……」

「這一點，我完全相信。」總督又打斷了他的話。

「你的最大錯誤，就在于一味迷信武力，迷信軍人的勇敢，和槍砲的威力

，以為只要有這些，就可以使你的統治堅固起來。事實上，這却是一個大錯，人類的肌體，可以用槍砲刺刀來改變形體，但是，人類的心却不能夠。因此當你的槍砲的威力，發揮到了極點以後，便成了廢物，不能再用了，接着來的問題，是在于應該如何去改變人心。……」

「我相信你的意見，完全的相信你的意見，但是，長老先生，你要告訴我那個好計策呢？」

「計策嗎？」教士輕輕的咳了一聲，吞下一口痰，又很狡猾的看了對方一眼，「第一呢，你得給教堂和教士以最高的特權，他們可以掌握了這些士人生和死，還有別的許多事。……」

「第二呢？」

「第二嗎？你得下令全島士人都信我們的教，每七天休息一天，到教堂去禮拜上帝，如果不信或是違反的，一概處死。……」

「那麼，第三呢？」

「第三，我們就可以開始用上帝的名義，來開化這些野蠻人了。我們會在他們來禮拜的時候，告訴他們：天上有一個神，這個神權威極大，他統治了全人類和世界上一切東西。這個神叫做什麼呢？叫做上帝。上帝除了管全世界所有的事情外，還派了他的無數兒子到人間來統治人類，他的兒子是什麼人呢？就是牙牙人。要是有人反對了上帝的兒子，上帝就會發怒的，把一切災禍降到他身上，叫他給雷打，給火燒，或者受其他種種可怕的刑罰，一直到他死去。死去以後，還要入地獄，那麼，地獄又是什麼呢？地獄是……」

總督靜默的聽着，聽着，覺得這個教士的計策很不錯，於是，沒等他完全說完，就滿口答應了。

教士走了之後，不久，總督的命令便下來了；他叫全島的人都要信教，都要進教堂，如果不信呢？如果不去進教堂呢？那麼，就要處死刑了。同時所有的教堂，也建了起來，我們現在來參觀的這座堡壘，也就是在當時建起來的。教堂建立後，教士們就照着他們的第三個辦法，開始做了起來。

教士的辦法，果然是不錯的，因為從有了這個新辦法後，反叛的事情，便減少了，總督的面孔又開始堆滿了笑容了。同時教堂的勢力，也一天跟一天的大起來，大到連老百姓們打架、討債、還債的事情也要它出來管了。

現在是，教士們成了這個島中的皇帝了。凡是島上最好吃的東西，人們都不敢享受，因為那是教士們要吃的；凡是島中最好的房子，也沒有人敢去住，因為那是教士們要住的；凡是土人家中母鷄生下來的鷄蛋，第一顆是不能吃的，因為那是要獻給教士們的；養下來的家畜，第一隻也是教士們的。同時，教士們又收買了全島最肥沃的土地、椰子園和樹林，使許多人都成了光棍，沒有成光棍而還有一點家產的土人，也要拿他們每季所得的東西貢獻給教士。這樣過着，日子久了，教士們每個人便都像豬一樣的，給養得又肥又胖，肥胖到連路都走不動，反轉來看，土人們却是一天比一天的黃瘦下去了。

就像這樣，我們這些教士老婦還是不會滿足的，因此，不久，在他們中便有新的花樣產生了。那是什麼花樣？比方，比方什麼呢？比方他們感到每天享

福，受人奉迎的生活是非常無聊的。無聊自然要消遣，用什麼方法來消遣呢？上街去。要是在街上或教堂內，他們看見有一個非常之好看的女人呢？那麼，他們便會裝着十二分仁慈的樣子，走近她前面，用吃驚的聲調說：

「信女，你犯罪了，上帝在震怒着，不久將降禍于你和你的家庭。」

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一個上帝的代言人，一個教士，說她犯罪了，這毫不叫人害怕呢？於是那個罪人，便全身顫慄着，直撲在他面前，一邊流着淚，一邊要求他的保佑。

「你想脫罪嗎？」教士裝做很是森嚴的樣子說。

「是的，救命的恩人呀！」

「那麼，」教士說。「你來罷，今天晚上，我將在悔過室爲你悔罪。」

到了晚上，那個罪人在她母親或是丈夫的陪伴下，帶着獻給教士的禮品，直走到教堂裏去，當她們走到那兒時，就會看見先有一個小教士，奉了他主人的命令，在那兒等着。他問明了來歷後，就對那陪伴的人說道：「跪着，爲了

你的親人，請對上帝禱告罷。」接着，又回身對那罪人說：「現在，我們可以進悔過室了。」

所謂悔過室，原來就是一間密室，在那里面，一切都佈置得十分週密，守衛也極森嚴，平常時除了教士自己，和那些要求悔罪的人，沒有特許是不准任何自由進出的。當罪人給帶到悔過室門口，她就要去掉身上所有衣服，拿雙膝和兩手在地下爬，一直爬到已經先在那兒坐着的教士面前，然後一邊流着淚，一邊哀訴她心中的不安和恐怖。教士裝做了神已附體的樣子，半閉着眼，對她看着，又低低的說道：

「罪人啊，你用不着狡辯，現在你雖自認沒有做過大錯事，但是，在前世你却曾犯過大罪，上帝原本要把你打下地獄，終生永做豬狗；但念及你的善根未盡，所以叫你重新下世爲人，這無非是要你勤力超度的意思，現在正是你超度自己的時候了……」

至于怎樣超度呢？他又用神的名義，判處她終生服侍教堂，服侍教士，做

神的奴隸。

那罪人，一半恐怖，一半不願意，就哭得十分悲慘，且不時匍匐着到教士面前，用嘴唇去親他的足。但是，不願意又有什麼辦法呢？既然是神的旨意，是誰也不能違抗的，於是，她便馬上給留着了。當那儀式結束之後，小教士便又突然的在祭堂上出現了，這次他是來傳達大教士的旨意，告訴那陪伴人說：

「你現在得一個人回去了，因為你帶來的那個罪人，已經被判決留在這兒悔罪了，要等到她的罪惡完全贖滿了，才能回去。」

陪伴人的面孔，爲了這個不平凡的消息，變青了，有許多還這樣昏着過去哩。他們哭着，哭着，十分傷心的樣子，一直到哭完了，便又要求着教士准許他（或她）去和他的親愛的罪人，作最後一次告別，但是照例被答應的却是很少，除非他肯出一筆極大極大的代價。

就這樣地，在那些教堂中，每一個大教士都擁有極多極多的女士人的奴隸

，她們是他的妻子，奴隸，和護衛；同時也有許多土人丈夫，失去了他們美麗的妻子；許多母親失去了她美麗的女兒。他們不知道，爲什麼自己的妻子和女兒，一定要失去，還以爲這是一件很聖潔的事，只要罪一悔完了，就可以再回到寨里重新團聚了，想不到她們已永遠永遠的，成爲教士所有了。教士們拿她們來享用，有些就當奴隸一樣給販着，運到外地去拍賣。

自從悔罪成了一種刑罰以後，日子又過了很久很久了。教士們覺得這倒是一件發財享福的新辦法，正想大規模的來幹，想不到却因爲自己做得不小心，惹出了一場大禍，以致于把教士和牙牙人的統治，都整個兒地推翻了。

到底這是一件什麼大事呢？這樣嚴重的。原來有一天，教士們正和他們從前所做過的一樣，想祕密的運一批悔罪女到外國去販賣，不知道是事情做得欠機密，或是有內奸，這個消息忽然漏給中間的一個女人知道了。這是一個膽大而又美麗的青年女子，她很愛她的丈夫，好像愛她自己的性命一樣，自從給判在教堂里悔罪後，已經有好幾次想反抗逃出去了，不過她很少找到機會，因此

沒有成功。當她在不意中，知道了那些教士的陰謀後，便大大的悲哀起來了，因此，她從此將永遠和她丈夫分開，見不到他了。不過她只把淚哭進肚子里去，沒有哭出聲來，所以很少人知道。她這樣哭了好一會後，心中忽然起了一個很大膽的打算，那就是要找機會逃走。果然，在一個很深很黑的夜晚，在她帶一百多人，給秘密從教堂送到出口船中的時候，就找到那機會了。

她逃出來了後，就一直走去找她親愛的丈夫，并且把一切實情都告訴了他。被激怒了的丈夫，聽了這消息，心中十分憤恨，就去告訴另一個失掉了妻子的丈夫，另一個又傳給另一個；這樣，一個傳一個地，一直傳了下去，終於傳到全島所有不幸的人都知道。

你可以想得到，當時，土人于聽到這消息後，是如何地激怒的！他們對教士的統治原本就不滿，但是一向都找不到可籍口反對的地方，現在忽然發生這事，可以籍口的機會來了；於是乎，聰明人便出來說公道話，主張不去進教堂，不信上帝，拒絕給教士繳納捐稅，以作對教士和上帝的懲罰。這個主張是很

公正的，因此便有許多人出來響應了。

教士們聽到了這些消息後，心內着實害怕，可是他們還裝着很兇的樣子說：「這些野蠻人造起反來了，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是不行的！」

於是，便有許多牙牙國士兵給派了來，到處抓那些不進教室，不信上帝，不給教士繳納捐稅的土人，可是正當他們挨戶的進門搜查，就有人跑到街上，大聲的叫了起來：

「同胞們啊，現在我們已經是被逼上絕路了，死亡和不幸，正在等着我們，大家那個願意等死的？」

等死這件事，是沒有一個願意的，於是：

「不願意等死的就起來，教士用鐵練扣在我們的頸子上，已經太久了，搞得我們連氣也喘不過來。現在，他們就是連活命也不給我們了。那個要活命的？要活命的就起來！集中在一起！到教堂去和他們算賬！要回我們的妻子女兒。不願意等死的人啊！快出來，和我站在一起！」

這叫呼喊，比大砲的響聲還有力，於是在街上便有許多人集合起來了，他們推了自己的領袖，準備公開用武力去反對教士了。這樣公然反叛，是大大的出了牙牙軍隊和教士意料，於是準備挨戶去抓人的，也把已經抓到手的罪犯丟掉，倉皇逃去，至於教堂方面，更是一點準備都沒有。因此，當這些公然出來反叛的土人，去向他們進攻的時候，教士們大半還在夢中，享着清福，平時防禦極嚴的教堂，就這麼地被攻破了，教士們接着也一個一個的被擒住。

當時的情形，不用我說，你也可以想像得到，成千成萬失去了妻子和女兒的人，重新看見他們的妻子和女兒了；她們互相擁抱着，哭泣着，訴說許多不幸的事情。場面越悲哀，熱烈，緊張，也就越加強了土人對教士的憤恨。於是，他們就決心給這些兇手來點輕微的懲罰，那是怎樣的懲罰呢？就是先給他們和野蠻人一樣，赤着身，反綁住手，然後用鐵絲一個個拴好鼻子，用人牽着，滿街遊行示衆。遊行完畢了，就送到海邊去，然後用一塊大石頭把他們逐個綁着，丟進海里去，大部份教堂，跟着也在那時給搗毀了……。



十一 另一段歷史的傳說：菲菲島如何又落在

米米國人手中

舅舅的關於牙牙國教士和教堂的故事，講完了後，那個大堡壘也同時遊完了。於是，他們便重新走出門，在一條林蔭小路，一步一步的走去。不久，路走完了，熱鬧的馬路，車馬也看見了。這兒，雖然已有了熱鬧的馬路，但地方還是屬於公園的範圍，所以，在對着街的梧桐樹下，還放有許多靠背椅子，以便給遊人坐下休息。他們經過一早晨的遊歷講解，這時兩個人都有點乏了，於是便由舅舅提議，坐在那兒休息一會，安安也就同意了。

在他們對面不遠，大概有七八丈遠的樣子，也有一隻靠背椅，椅子上，這時正坐着一個白種人。他一面在抽雪茄烟，看一張報紙，一面把一隻腳高高的

蹣起，讓人家替他皮鞋擦油。在這白種人面前，這時正跪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土人，他一面裝着笑臉，一面在一隻髒皮鞋上加着油，用布條在加過油的地方，擦呀擦的擦着，不一會，那髒皮鞋果然就發着光亮起來了。安安仔細的看着這個擦皮鞋的小黑人，和他的全部工作經過，等到他擦完了，他以為那白種人一定會很快就給工錢的，但是想不到他却一動也不動，照樣的看他的報，吸他的雪茄，好像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一樣。那小土人，收拾好了工具，還是取着同樣姿態，在那白人面前跪着，微微的昂起半面，對他很笨拙的微笑着。沒有問題，他是在等着他給工錢的，但是又不敢開口討。

好，那個白種人的報紙，現在是讀完了，摺好，挾在腋下，站起來要動身走了，但是却一點都沒有想給工錢的樣子。於是，那個小土人也只好拿起他的工具，隨着從地下爬起，跟在他後面走着。他以為，不久人家就會把工錢給他的，因此還是很安靜的。可是，那白種人現在已經快跨過熱鬧的馬路，到另一個地方去了，看樣子還沒有要給工錢的意思。這樣一來，可大大的把那小土人

急壞了，於是他便不待不急急的走前兩步，在他面前跪着磕下頭去，一邊伸出手，嘴里喃喃的說了幾句什麼。但是那白種人不理他，還是照樣的走他自己的路，那小土人看樣子不對，弄的更急了，他便伸手去拉他的衣角，不給過街去。就在這時，一件非常緊張的事情便發生了，原來是那個白種人，在這樣熱鬧的地方，給這下等人用很髒很黑的手這麼一拉，就認爲是一種大侮辱，大大的生着氣，他站住腳，睜開像電光那樣厲害的眼睛，大聲的向他吆喝一聲，跟着就提起一隻腳，向他身上飛踢過去。那個小土人，實在不曾提防到會有這一踢，於是便一點防禦也沒有地給踢倒了，手中的擦鞋工具，隨着也飛到半空中，又高高的跌了下來，在地上散開。那小土人從地下爬起來，眼見着他的吃飯工具，成了那樣淒慘的犧牲品，心內一急，就哇哇的大哭起來。一面就直着頭，朝那白種人身上撞去，看樣子，他是打算着拿自己的性命，去和那一文明人一碰了。但是人家沒等他撞到，已經又是一腳踢來了，他便又不得不慘聲的叫着，再倒回地下。

這事的發生，馬上就引起許多人的興趣，連警察也從遠處跑來了。但是他並不是來調解，或給那不講理的白種人以處分，反之他却連聲的對那白人道歉，又連連把手舉到帽緣去敬着禮，好像是那個做壞了事情的孩子，是他的親生兒子一樣。當警察向那白人賠過無數個禮之後，就動手去抓那個，這時已經嚇得連哭聲也沒有的小土人。他一邊抓住他的衣領，一邊頻頻的用巴掌在他頭上打着，嘴裏咕嚕咕嚕的說着什麼，好像怪他不該這樣多事似的。至於以後呢？那白人走過街去了，警察便把小土人帶走，帶走了以後呢？安安沒有看見，不知道了。

安安對於這事的發生，心中十分不平，他顯然是同情那個小土人的。爲什麼？因爲從頭到底他都看見，他是一點也沒有錯處啊！這使他又想起舅舅剛剛說過的，那個關於牙牙國教士的故事了，於是，他就問：

「舅舅，剛剛那個不講理的白人，是不是就是你說過的牙牙國教士？」在他心目中，以爲在人類中最不講理的，只有牙牙國教士了。

舅舅搖着頭說：「不，現在這兒已經沒有牙牙國教士了，因為他們老早就給趕跑了，你剛剛看見的那個人，是另外一國的，我們叫他叫米米國人。」

「既然是米米國人，就不應該像牙牙國教士一樣的不講理。」

「凡是給人叫做帝國主義的，都是這樣不講理的。因為他們認為除了自己外，都不能給當人看待。」

「爲什麼，你剛剛還說這兒是牙牙國教士管的？」

「不錯，牙牙國教士曾經統治過這兒，不過在很久以前，就換了新生人了。這兒是這樣的。」

接着舅舅就說下了，他剛剛還沒有講完的故事：

廿廿年反斗布，反教士的反叛發生後，非非島從此就再也無法子平靜了。各地都是普遍地發現着，燒教堂屠殺教士的事，只要什麼地方曾受牙牙人壓迫過，什麼地方就起了反叛。

經過了這樣無數次反叛後，在非非島的士人中間，就出現了一個民族英雄

。這羅族英雄，就是後來給全島人念念不忘的黎撒。黎撒是一個富家子，從小就到外國去留學，受了外國人一點影響，回到他從前的家鄉後，看見牙牙國教士這樣的兇惡無罪，自己同胞像牛馬一樣的被屠殺被奴役着，心中實在不甘，於是他就決心組織一個革命黨，宣傳打倒牙牙上帝和教士的真理。但是，那時土人還是信仰着上帝和教士的，因此他的宣傳沒有起作用。但他一點也不灰心，繼續宣傳着他的真理，他相信，有一天總會有人相信他的。果然，他沒有算錯，反對牙牙上帝和教士的事情，不久便像野火燒山一樣的，蔓延起來了，他和他的黨徒，見時機已到，就分頭出去活動。

黎撒的宣傳，這時大大的起了作用了，土人在自己生活中，失去了一個上帝，又找到另一個新上帝，這個新上帝是誰？就是黎撒自己。他到處走着，從這個洲到那個洲，從這個村莊到那個村莊，到處被人歡迎着。他們把他當作父親一樣看待，當神一樣的信仰着。黎撒時時搖着他的腰刀，對大家說：

「信仰牙牙上帝和教士的同胞，且去想一想，看自己的信仰錯了沒有？不

信仰牙牙上帝和教士的同胞，且跟我走，我能夠上天堂，大家也都上天堂，我不幸下了地獄，大家也一起下地獄！」

呼聲到處跟着他，信徒隨着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，於是接着他又宣布說：「同胞們呵！你們相信自己也可以組織一個政府，訓練自己的軍隊，用自已人管理自己嗎？如果相信，就讓我們來這樣做罷。但是，要怎樣做才能達到我們這個目的呢？第一、我們得有一個組織，人說組織就是力量，沒有組織就沒有力量；第二、我們得有一枝自己的軍隊，沒有武力做後盾，革命是不會成功的。過去我們有無數次起義，但是都失敗了，爲什麼會失敗呢？就是我們自己沒有一個組織，沒有自己的軍隊來做後盾啊！……」

就這樣，他們組織了自己的政府和軍隊了，接着，這個革命政府，就祕密派人到外面去宣傳革命，向外國人買槍砲，要求一切反對牙牙國的國家援助。有組織，有計劃的反叛，就這樣長久長久的繼續了下去。

雖然，許多國家都知道菲律賓土人起革命這件事了，他們知道這是一塊富

處的地方，復想也能把它弄到手，再加上牙牙人平時就得罪了許多人。大家正苦於找不到機會打擊他，現在，好了，時機既然到了，爲什麼還不下手呢？於是，就有許多國家，同時想來管一管。單說其中有一個國家，叫做米米國的，他在那時正是一個新起強國，力量不下於牙牙國，也想到自己的國土外，去找點殖民地，好發展自己的商業。但是他算來算去，都算不出一個妥當的辦法來，因爲在當時就他們所知道的，許多殖民地都有了主人，而且這些主人又都是相當強盛，不大好惹的，這怎不叫他苦悶着哩。正當他在十分苦悶的時候，好時機來了，因爲它們忽然就聽見非非島土人起了反叛，又恰巧牙牙人對這反叛表示一點辦法也沒有。於是，他們就趕快派了祕密代表，出去和菲非島的革命政府接洽，說他們極爲同情這種獨立戰爭，願意拿自己的力量來援助他們，跟着就運出了一大批金子和槍砲。

那時的牙牙帝國，雖然是到了沒落時期，但是我們也不能過於看輕他，以爲他已經連鎮壓土人革命的力量也沒有了，不，他還是有這樣力量的。因此，

他們不久又從國內運來了不少軍隊，實行鎮壓的工作，不過叛象已成，就讓你有多大軍力鎮壓，也是鎮壓不下的，因此反叛還是繼續延長下去。

可是，米米國人，開始對這樣拖的局面表示不滿了，像這樣拖下去，要拖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呢？土人這些笨貨，真沒有用，還是讓老子自己出馬罷！於是乎，它便借了一個口實，公開的對牙牙國挑戰了，另一面就叫菲菲島內部土人加緊反攻，結果牙牙國便打敗了。

當米米國還沒有參戰的時候，菲菲島的革命政府，曾經派了一個代表到米米國去，他給引見米米國的大總統，並且說：

「米米國的大總統啊！我們菲菲島的民衆，在牙牙的上帝和教士壓榨下，已經過了許多年了。在那兒，我們像牛馬一樣的不自由，主人罵你時，就給你活，主人不高興你時，就給你死；農民的田地，給強佔去了，青年人的美麗妻子，給強佔去了。因此有了成千成萬的人，都沒有田地，沒有妻子，女兒。至於小孩子呢？也不准進自己的學校，認自己的文字，說自己的話，還有許多

多多，我一時說都說不完。對於這樣壓迫，我們已經受不了了。我們決心起來革命。但是，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弱小民族，沒有那樣大力量，可以單獨把牙牙人打倒，因此便不得不請求人家的幫助。我們，菲菲島的全體國民，都加進來。米國是一個講人道，講信義的大國，既強盛又肯幫助弱小，所以派了我特地來請求你們，幫助我們把牙牙國的上帝和教士，從我們的國土上趕出去，幫助我們自由和獨立。」

說着，說着，那個菲菲島的代表，就滴下淚來，因為他是很受自己的話的感動。那個米米國大總統，也陪着他嘆了幾口氣。不過，他隨後就說：

「菲菲島的代表啊！我聽了你的話後，便十二分的感動，要是你剛剛聽見我是怎樣的嘆着氣，便知道了。你們的一切，雖然沒經你詳細的說明，我也早已知道了，爲什麼？因爲我是十二分的關心着你們的。至於說到，我們米米國，我們原是一個和平的民主國家，我們的所以願意拿自己的力量，來幫助弱小民族革命，並不是爲着自己想得什麼權利，而是爲着人類的正義和公道。牙

牙國是一個帝國主義，所以它不給你們以正義和公道，以致於使你的同胞，都不得不成了奴隸，過着牛馬生活。現在，我們是決心給你們幫助了，直到把牙人打倒為止。至於打倒以後呢？我們米米國，將完全的給了你們以自由和獨立，能夠種自己的田地，能夠進自己的學校，讀自己的書。……

那代表聽了這些話後，突然又噓噓的哭起來了，爲什麼呢？因爲他實在太感動了，以致於不得不伸長頸子，尖着嘴巴，去親那大總統的皮鞋。接着，大總統就俯下身去，把他扶起來，接着他又回菲菲島去，接着又把大總統所說的一切話，都寫成文字，接着又印了出來散出去，接着民衆就讀到這些文字且傳了開去。從此以後，土人打起仗來，也就更加勇敢了。

牙牙人，現在是給米米國連同菲菲島人打倒了，從這個島上趕出去了。你以爲，這個島從此就太平無事，土人可以自由獨立了？要是你也是這樣想，那你就大大地錯誤了。爲什麼呢？爲什麼？還不是爲那米米國大總統所說的話，都是假的騙人的？要是你不相信，我們就可以看出，當牙牙人剛剛退下艦隊，

就有米米國人大批大批的上了岸來，代替他們的地位。他們不止把重要的城市佔領，還叫非菲島革命政府把自己軍隊解散。要是不答應解散，哼，你看着就是了，他們會不客氣的把你包圍起來的。這可大大的大大的、叫那個革命政府着急起來了：爲什麼米米國也突然的不講信用起來呢？該不會有的事罷，要不然一定是誤會了。於是，黎撒就親自去見米米國的海軍總司令，并對他這樣說道：

「米米國的海軍總司令啊！爲了你們的勝利，幫助我們把牙牙人從島上趕下海去，我們是十分高興的！全島同胞，爲了這事，特地派我來對你們表示感謝。但是，同時爲了牙牙人已經從這島上給肅清了，而我們的革命政府，也十分健全，因此我們，我的同胞們，又叫我來向你提出請求，請求你把你們的軍隊撤回國去，因爲我們這時，已不再需要這個幫助了。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沒等他說完，那個米米國的海軍總司令，就變起臉來了。他神氣十分驚訝的叫道。「什麼？你說的是什麼啊？」

黎撤以爲自己口才不好，沒有說清楚，又把那些話重說一遍。米米國的海軍總司令，這次可更嚴重的搖起頭來了。「大概是弄錯了罷？」他說。「這一個島是我們派兵打來的，自然是歸我們的，至於你說的什麼革命政府，我無法承認，因爲我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東西。」

這樣說來，事情確是嚴重了，因此黎撤的面孔也不得不因爲他而變了色。「沒有這回事，」他嚴重的叫道。「我們的代表，已經和你們的大總統說好了的。」

「你一定又弄錯了，我們的大總統，連你們這個政府的性質也不知道，怎麼會和你們的代表說好了呢？要是真有這回事的話，那麼，請你把證據拿出來看。」

黎撤聽了這些話，登時又大吃一驚，原來當那代表去見米米國大總統時，他忘記了要他和他立個條約，現在事情糟了，他拿不出證據來了，於是乎他便沉默着。

「沒有證據嗎？」米米國的海軍總司令，等了半天還沒見他答復，就這樣微笑着說。「那麼，還是規規矩矩的把自己軍隊解散，完全歸我們管罷。」

黎撒見一點辦法也沒有，只好回轉去了。當他回到革命政府的所在地，已經先有許多弟兄在那兒等了，當他們看見他回來，就很焦急的問着他道：

「我們的首領，事情交涉得怎樣了？」

黎撒沒有說過一句話，當時抱起頭來就哭，這叫大家都變得莫名其妙了，怎麼回事啊，頭目哭起來了。

黎撒哭了好長的一會，才收住淚，抬起頭，并對他的弟兄們嗚咽着說道：

「弟兄們啊！我們已經上了米米國人的當了，他們說：這個島是他們打下來的，是他門自己的天下了，不承認我們這個革命政府，也不給我們自由獨立！」接着，他又報告去交涉的前後經過。「他們要我們仍舊去做奴隸，叫我們自己解散軍隊。」說着，他又哭了起來。「我們，我們上當了。」

弟兄們見他哭得那樣傷心，不自禁地隨着也哭了起來，他們就這樣地相對

着哭，也不知道哭了多久，才勉強強強的把眼淚止住。現在，已經不是哭的時候了，當從前牙牙上帝和教士來的時候，他們會這樣哭着的，但却仍然逃不了奴隸命運，後來他們覺得哭已經不是辦法了，便改哭泣爲叫號，結果牙牙人便給趕跑。現在，米米國的上帝和商人，代替了舊有的，難道大家還忘不了從前的教訓？還要那樣的哭？不，不能哭！那怎麼辦呢？於是便有人跳上桌子，對大家說話了，大家抬頭一看，原來正是黎撤，他說：

「哭什麼？難道這是哭的時候嗎？」不是哭的時候是什麼時候？「從前牙牙人不給我們自由和獨立的時候，我們曾經起來和他們打，結果他們便敗了。現在米米國來了，要是他們也不給我們自由和獨立，我們也要用對牙牙人的方法去對付他們，要是誰不給我們自由和獨立，我們就打誰！」

「贊成！」所有的手都舉起來了。

「你們那個贊成把自己的軍隊解散的？」沒有一個贊成。「那個贊成給米米國人做奴隸的？」也沒有一個贊成。「那麼，我們就用這個革命政府的名義

，對米米國人宣戰！」

「贊成！」

於是乎戰爭又起了，這次是米米國對菲菲島。

不過，這次戰爭，菲菲島却沒有得到勝利，因為它的外援已經完全斷了，加上米米國的作戰方法，又比牙牙國來得高明。結果是，黎撤戰死了，革命軍隊給消滅，革命政府倒台，剩下有一部份，就朝摩洛深山野林內去做生番。

米米國打勝菲菲島後，就索性宣佈牠爲自己的殖民地，跟着又出了許多佈告，比方說：菲菲島土人一律不准進自己學校，讀自己書，認自己文字，如違處死……等等。還有許多是從前牙牙人做過的，他們現在也一樣做着。不過也不完全條件相同，牙牙國教堂現在就不准存在，代着着牠的，是許多米米國教堂，從前教堂里的教士，是有生死大權的，現在却沒有了，他的權都握在米米國商人的手里，因為他們不但也收買田地、椰園，還開着工廠和別的公司哩。安安啊，你剛剛看見的那個擦了皮鞋，却不給錢的人，就是這樣的一個商人。



十一 在上摩洛的途中

回轉家後，安安睡了一個很長很長的覺，到底有幾日幾夜，經過多少時間，他因為是睡着了的原故，一點也沒有記清。只是覺得，有一陣哄隆哄隆的聲音，在他耳旁吵着，便醒轉來了。可是當他睜開眼睛一看，却禁不住就大大的吃驚，爲什麼呢？因為他發現自己已經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了，他覺得裝着他的，已不是從前的房子，而是一幢又長、又狹、又矮的木房子，一幢會自己跑路的房子。在房內放着一排排的長凳，凳子上坐着許多叫人驚奇的人，在這些人中，男的就戴着各種顏色的，像插子一樣長長的帽子，穿着繡花的無領襯衫，有的赤足，有的只登着木屐；女的則打着髻，上身是一條短紗褂子，兩肩配着同樣顏色，同樣質料的兩隻翅膀，下身則是一條長到直拖在地下的花布裙子。還有許多，他也認爲是奇怪的人。這些奇怪的人，很安靜，不大說話，有

的在抽着菸，有的則在嘴里嚼着檳榔。因為這房子震動得很厲害，所以他們就不時順着搖擺的節奏，一前一後一左一右的搖幌着。他一時很不解，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地方？為什麼他會到這兒來？而且這房子還在那兒搖擺地走着，到底要走到那兒去？他并不希望離開他住着的的地方啊！在那兒，有舅舅會看顧他，帶他去玩，看許多奇怪東西，講奇怪故事，現在，他却只有一個人，給這木房子裝着，走起路來，沒有舅舅，他怎能一個人到處亂走呢？他想着，覺得有點悲哀，跟在那一陣悲哀之後，他又想流淚。可是，他沒有流出來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他突然又不想流了。為什麼不想流呢？各位猜一猜，原來是他鼻子剛剛哼了兩聲，嘴巴扁着，想流淚的時候，忽然發覺有一隻手輕輕的在他身上一碰，這一碰就叫他掉過頭去看，看了之後，就把快要流到眼眶內的眼淚縮轉去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，怎麼回事呢？因為他忽然看見他的舅舅了。舅舅真怪，為什麼早不通知他一聲，他也在這兒，當人家急得要哭了，才拿手去碰人家一下，並且你看，他還笑迷迷的笑着哩。

舅舅迷迷的笑了一陣之後，就說：「睡醒了？」

安安點一點頭。

「我們在這火車上，已快過一天一夜了，但是你却儘睡着，好像從沒有睡過的樣子。不過，這時醒轉來也好，因為我們就快到了。」

舅舅剛說到這兒，突然有一種聲音嗚嗚的哭將起來，接着這個一路震撼着的木房子，也就停下，接着所有坐着的人，都站起來，拿他們身邊攜帶的東西，一個跟一個的朝出口處走去。舅舅也從坐位上站起身，夾在這些人中間，朝出口處走去，安安在他後面，緊緊的跟着。

現在，他們是在一個車站上了。可是，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啊？地方是陌生的，人是陌生的，一切景物也是陌生的。最使安安看不慣的，就是這兒的人，都是很不怕羞的，比方女人，除了下體有一小條花布圍裙遮蓋着外，其餘的地方都是光赤的。可是她們却像若無其事的样子，在人家面前走來走去，讓她兩隻奶子在胸膛上搖擺。至於男人，也是一樣。這些不怕羞的人，擠在這車

站上，大概都是來做買賣的，做的却都是一些水菓買賣。她們或者用一面大簸箕，盛着香蕉，還有一些不知名的水菓，頂在頭上，或者在路旁擺成攤，當客人走近時，就像炒豆子一樣的爭相吵叫着，兜攬自己的生意。

安安對於自己，忽然的，在這些不怕羞的人們面前走着，覺得十分臉紅，他的心急劇的跳着，臉都漲紅了，頭却是低着的，眼看向地下，似怕多看了她們一眼，就會發生什麼似的。至於舅舅，安安實在也想不到，他也是那樣不怕羞。他不但臉不臉紅，反而時時拿眼睛，在她們中間看來看去，有時還和她們中間的什麼人，打着招呼，說了句什麼話，跟着又是哈哈的露着金牙齒，發出一陣大笑。

他們在車站上走了好一會，到了一家像是吃食店的鋪口，舅舅忽然就止住腳步，回過頭來對安安說：

「你肚子餓了沒有？我們進去吃午飯。」

說着，他們就跨進店去。

這是一家設備極爲簡陋的吃食店，主持的也是一個不穿上衣的女人，不過，她和安安在火車站上所看見的，賣水菓的女人略爲有點不同，就是她們都是把頭髮打成一個髻垂在後腦頂，而她却是散開直讓它在背上披着。除了這個中年女人外，還有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，他真是忙得厲害，不時要從這兒走到那兒招呼客人，不時又要管賬收錢。至於客人方面，這時也有好些個，男的女的文雅的粗魯的都有，但是對於他們安安也很看不慣。當那個小聽差，從那年女人手中接到一盤冷飯菜送到他們面前時，他們不用筷子抓着吃，却用左手當筷子抓着吃。吃飯爲什麼不用筷子，却是用手呢？這使安安深深的感到不安，用手抓着吃是很不衛生的，吃不衛生的東西，人是會生病的，但是這些土人爲什麼不怕生病呢？剛想到這兒，那個小聽差已給他 and 舅舅，送了兩盤東西上來，可是也沒有筷子。安安對這盤沒有帶筷子的冷飯菜，看了一眼，不知道該怎麼辦好。又拿眼睛去看舅舅，他以爲他一定會向那店主人，要兩雙筷子來的，但是他却不，只從身上拿出手巾來，在手上擦了一會，就學土人的樣子，也

動手抓起飯來吃了。「吃罷，」舅舅說。「就這樣吃。」吃就吃好了，舅舅既然也是這樣吃法，安安爲什麼一定不肯呢？於是他跟着學起樣來，但是他却用錯了一隻手，於是舅舅當他第一口飯還沒有送進口，就不得不出來糾正他了。

「安安，」舅舅說。「你把手用錯了，要用左手不能用右手，不然，給人家看見了要笑話的。爲什麼呢？因爲這兒的人，都是拿右手來揩屁股，左手來抓飯吃的。」

這的確是一件新奇的事，揩屁股人家用的都是草紙，而他們却是用右手，不過，……

「這是幾百年前流傳下來的習慣，」舅舅說。「我們既然是到了他們的地方，也只好將就將就了。」

說着，他又低下頭去吃，好像是安安所看見的土人一樣熟練。安安雖然也勉強的學着樣吃，但是却很不自然，以致於惹得坐在別桌子的土人，都回過頭來對他看，人家越看，他就越覺得不便，終於沒等一盤東西吃完，就索性的放

下不吃了。

舅舅會完了鈔，就帶安安重新上路，不久他們就到了一個公共汽車站。買票上車，在半個鐘頭後，客坐齊了，車子也就喘着氣，朝一條公路上開出去。

當車子在那炎熱的太陽光下走着，還不到十五分鐘，安安按照他平時的習慣，不知怎的，又不知不覺的呼呼的睡着了。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
NATIONAL CENTRAL LIBRARY

十三 中國人露攤的悲哀

公共汽車，載着舅舅和安安，到一個摩洛小市鎮。這個市鎮，是怎樣的一個市鎮呢？街道是很短很狹的，兩旁也只有二三十間用鋅板蓋的房子，在這些房子內，就開設着一些規模不大賣吃食品和日用品的店鋪。你不要以為街道小，店鋪不多，却居然也有兩家掛中國字招牌的店子。這個市鎮，除了這些房子和店鋪外，還有一些什麼呢？不錯，還有一所小市場。在街道上是很冷清的，在那個小市場上却是十分熱鬧，因為全鎮一兩萬人，除了那些不想拿土產出來拍賣，或買點用品回去的外，都要到這兒來的。因此，每天一早，這兒就熱鬧了起來，有的用足走，有的用牛車馬車運，真是各式各樣都有；到了八點鐘的時候，一陣鑼聲敲起來了，所有集着的人，便開始做買賣，交換他們的貨物，聲音吵得和蚊子蒼蠅嗡嗡叫着的一樣厲害。除了那些來做買賣，互相交換貨物

的外，還有別的人沒有？有的，那就是一些不務正業的青年人，他們身上穿着時髦衣服，腋下挾着一隻公鷄，搭在熟人的牛車上，走上一二十里來赴市會。當他到了小市場後，就跳下牛車，把公雞在自己胸前捧着，在市場內走來走去，找尋他們的對手。當他偶而碰到同他一樣裝束，一樣捧着一隻寶貝公雞的人的時候，他就要走上前去，用輕蔑的神氣，嘲笑對方的公雞，說他實在太不行了，爲什麼不行呢？他就隨便找了一些無中生有的缺點，隨便加上牠的身去。當然，凡是有血氣的人，都會受不了這種不友誼的侮辱的，於是對方就接受了這挑戰，用同樣神氣，回答了他的嘲笑。於是，他們很快就進到談判階段，決定用多少錢來賭，看那個人的鷄猛，把對方打倒了，那個人就算贏。反過來說，就算是輸了。不過，只有他們兩面，在手續上還是不算完全的，還得再找一個公正人。這公正人，是有專門的人當的，所以也不愁會找不着。好罷，現在公正人已經找到了，他們就退到一個寬曠的地方去，把公鷄面對面的戲弄着，等到雙方都因對方無禮的挑戰，而發起怒來，睜大着鷄眼，舞着腳爪，拍起翅

勝，恨不得馬上撲向對方去，才由公正人發出號令：「一、二、三放！」兩方面公鷄對撞了三次頭，鷄主人便遠遠的退下來，靜觀他的鬥士戰鬥的成績。

現在是，鷄和鷄開始用最可怕的姿勢，互鬥起來了。它們拿嘴巴去啄對方的頭，用雞爪抓住對方的頸，用翅膀互碰。在它們周圍，一丈左右，成了個圓圈的圍着熱鬧的許多人，他們不時發着驚呼，大笑，還有一切詛咒聲音，用來稱讚或者是嘲笑那些鬪勝或鬪敗的公雞。他們就這樣鬥下去，一直到兩方面中，有一面給用嘴巴啄得頭破血流，敗下來，拚命的繞着人圈子走才算收束。到這時，公正人便從人叢中出來宣判，並且讓雙方的主人，却伸出友誼的手來。敗鷄的主人，把應輸的錢交出來，勝鷄的主人把應收的錢收下，又分出其中的幾成給公正人。公正人收到錢，便去找另一對主顧，一場戰鬥也隨着他的離開，結束了。

當安安和舅舅趕到市集的時候，正遇到好幾圈人在那兒圍着看鬪鷄，他心內十分稀奇，也雜在人羣中看，當他看完一場戰鬥，就問舅舅這是什麼意思，

舅舅便告訴他說：

「這叫做鬪雞，每天每個市場，都有很大的輸贏。不過，有時也不一定。雞主人自己去賭，有錢人也常常僱請人家的雞代他賭，賭輸賭贏雞主人可不管，橫直他總能收到一筆租金。」

舅舅的話剛說完，他們已經到了街上，並且就在一家掛中國招牌的店門口停住。「有沒有人？」舅舅在店外，敲着一隻木櫃子叫。里面不久，果然就應了一聲，走出一個中國青年人來。他開始神氣是不大好看的，好像正在里面弄些什麼，忽然給人吵擾了，現在看見叫他的，不是別人，却是舅舅，當時就堆下笑容說：

「是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啊？舅舅。」

奇怪，這個人也叫他做舅舅。原來是，舅舅這個稱呼從很久以來，已經成了這個老年人的名字了。

「我是剛剛到的，」舅舅回說，一邊走進店去。「讓我給你介紹一個人罷。」

，我的好露德。」

原來這個青年人，就叫做露德。舅舅說完了這句話，就把安安介紹給露德。並且說：

「爲什麼，你店里一個人也沒有？你的伙計呢？他們都到那兒去了？」

露德聽見舅舅問他這句話，就傷心起來了，於是，他重新堆下愁容，並且嘆道：

「伙計都辭退了，現在這店里只剩下我自己一個，什麼事都得自己動手，你剛剛所以會看不見人，就因爲是，我剛到里面去燒飯的原故。」

「什麼，現在連飯也要你自己燒了？」

「可不是，現在什麼都得我自己動手做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說來話長哩，請進去休息一下罷，過一會，我會慢慢告訴你們的。」說着，他就把這兩個客人帶進內屋去，並且叫他們把自己的行李，安置在一張空

鋪位上。

當露德再回到他的小廚房弄飯的時候，舅舅就偷偷的告訴安安道：「安安啊！你覺得露德是一個怎樣的人？是不是一個很可親近的人？是的，他的確是一個很可親近的人，我和他已經有九年交情了，每次我到這兒來收買椰子乾，總要住在他這兒，請他幫忙。現在，我們又得暫時的在他這兒停下，等到椰子乾收買完了再走。」

說着，舅舅就單獨出門去了。他是去拜會他住在這市鎮上的舊相識的，一直到了晚上，才回轉來。

現在鋪面給關上了，晚飯也用過了，他們三個人就圍住一盞油燈坐着，露德用手托住下巴，瞪瞪的望住油燈不響，舅舅在抽旱煙，安安則不知怎麼辦地坐着不動。

「露德啊！」舅舅忽然放下口中的煙筒說。「我一點也不明白，你爲什麼忽然這樣的節儉起來了。」

「爲什麼嗎？」露德嘆息着說。「爲什麼嗎？因爲不這樣，我這間店就無法維持下去了。」

「這是怎麼說的，我的好露德？」

「還不是那樣，」露德嘆着氣說。「米米國人來和我們搶買賣了。」跟着他就說了一個故事。「原來在十二年前，這兒還是個荒村，沒有一家商鋪，沒有一間成樣的房屋，沒有一個中國人，更沒有現在這樣好的街道和市場。可是，不久我正因爲有事，經過這兒，看見這兒地勢好，土人又忠厚和氣，氣候也很合適，就決心留下做點小買賣。生意果然很是發達，本錢也慢慢的從一百元變成二百元，從二百元又變成三百元，最後就成了我這家有三千元資本，四個伙計的什貨商鋪了。」

「你們都看見，這市鎮現在是很繁華了，爲什麼會有這條馬路？爲什麼會有這個市場？都是由我一個人，首先提倡才興建起來的。才幾年來，這兒的土人對我很好，我對他們也很容氣，我們是很和平的相處着的。可是，從去年春

間，有了幾個米米國人到了這兒，我便不得不開始倒霉了。

「爲什麼嗎？還不是一件很明白的事，因爲在這兒，一向就是出產樹膠的地方，米米國人認爲這筆生意大可以投資一下，於是那一批叫做工程師什麼的，走過之後，不久便帶了另一批人來。他們又經過了許多調查、計劃，才決定在離這兒幾里路外的一個村莊，建築起樹膠工廠，工廠建築完成，他們又用政府的力量，強迫收買農民的樹膠園，限制土人做小手工。土人的樹膠園既然沒有了，小手工業也不能做了，那結果也只好都到米米工廠去做工。米米人的樹膠工廠一開始就很發達了，他們每個月都有很好的入息，但是他們發給工人的工錢却極低，而且規定了不發現錢。不發現錢，發些什麼呢？發的是一種工廠老板自己印刷的鈔票。這種鈔票，差不多就等於一種廢紙，只有在他們工廠轉內的地區，才可以流通，只有拿到工廠老板開的商店，去換取工人的必需品才肯收用，如果出了這個地區里，那麼它便要成爲廢紙了。

米米國老板，爲要消化工人從他身上拿去的工錢，他就在工廠外，興建

辦

起許多新街道，開了無數日用品合作社，公共食堂，賭場，妓院等等，總之凡是可以消耗人家的金錢，和精力的事業，他們都辦。更重要的，就是他們不止提倡大家學壞，還把他們出賣給工人的東西的價錢，儘可能的提高。有人曾替他們計算過，在他們那兒，同是一磅麵包，要比外面貴到三分之一的價錢。結果是工人們每天辛辛苦苦的，用勞力向老板換到幾張廢紙，不上幾個鐘頭這些廢紙，又透過什麼合作社，什麼吃、玩的場所，流到那老板的袋里去。結果是這些米米國商人一天一天的胖起來，工人和我們這些靠這兒工人做買賣的人，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了。你剛剛奇怪：我爲什麼把店里的工人辭退，其價不辭退又有什麼辦法呢？因爲我這間店鋪，現在是一天不如一天，已經到了隨時隨刻，都可以關門的地步了。」

說着，說着，我們這位好露德，便禁不住又深深的嘆息起來了。



十四 「文明」人和「野蠻」人

第二天清早，真真便出門去了。他是到鄰近各村莊去收買椰子乾的。安安沒有和他同去，他和好露德留在店里。小市場雖然已經開市，而且和往常時一樣熱鬧，鬥雞也是一對跟着一對在進行着，但是在街上却非常冷靜，等了半天，也難得能看見幾個人來做買賣。因此，我們這位好露德，又不得不時時看着他賣不出去的存貨，嘆起氣來了。

可是有一件很不幸的事情，忽然在這時發生了，原來有一個米米國男人，拉着位米米國女人，在街上出現，在這樣荒野地方，一個白面孔男人拉着個白面孔女人的膀子，在街上出現，是不很常有的，因此就引起了街上，大羣大羣的小土人，跟在他們屁股後走，好像跟着看大把戲一樣。跟着看有什麼關係，偏偏這些小鬼，又喜歡評手品腳的嘲笑他們，一個自認爲是「文明人」的

人，忽然在街上公然給一羣「野蠻人」嘲笑，實在是有點不大那個的。因此，這兩個「文明人」的面孔，登時就白了起來，那個女人，甚至還要滴下眼淚，他們越難爲情，小土人跟在他們後邊，也就越得意，到後來那個男的就發起怒來了，他在街上聲勢洶洶的站住，回轉身去，大聲斥喝着拿起右拳，在空中幌了一幌，對那些小鬼，裝着威脅的樣子。這些威脅的手勢，和那一陣狗吠似的叫嚷，在他看來，以爲這些小「野蠻人」一定會吃不消，而紛紛嚇退的。想不到，他們一點也不怕，反而彼此對望着，裝着鬼面，哈哈地大笑起來了。有一兩個小的，甚至馬上就學起他的手勢，原封不動的搬出來表演，叫他的同伴看了以後，也不得不發出一陣狂笑。大家可以想得到那兩個白種人的狂怒情形，是到了怎樣地步，因此那個女的就傷心的滴下眼淚，男的便很迅速的把手伸到衣袋里去，拿出一枝手槍來，接着就瞄準，接着就對那羣得意忘形的小土人，一連砰砰的放了幾槍。當那槍聲發出以後，街中的店鋪都紛紛的關起門來，小市場那邊的人也驚慌的亂奔亂跑，以爲發生了什麼大禍。等那兩個德行兇的

白種人走過小市場了，才有人敢重新出來，跑到街上一看，已經有一個小孩給打死在那兒，一個受了重傷，看樣子也不會久了。露德剛剛走到那個尸骸旁邊去看，回來不久，就看見有一個中年女人，披散着頭髮從街頭出現，她張開着兩手，一邊奔跑着，一邊呼號着，直撲向尸體那邊去。可是不久，她就給人團團圍住了，所以安安沒有看見她。露德一邊忙着打開鋪面，一邊就搖頭嘆息着說：

「可憐的人，就這樣給打死了！」

「這兒沒有警察嗎？爲什麼他們不來抓兇犯。」

「警察才不管這些事，他們只有在米米國人吃了虧的時候，才出來管的。」

安安到這兒就沒再問下去了，因爲舅舅恰在這時跨進門來。可憐的舅舅，這時已是一身大汗，神色沮喪，一進門就把手中的小提袋，朝桌上一丟，重重的嘆了口氣道：

「露德啊！一切買賣都給米米人統制去了，我們中國人在這兒可以不用吃飯了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我和你一樣，突然的遇到競爭了，并且也給打倒了。你以爲這個競爭者是誰呢？原來就是你所說的那些米米國人，他們不僅做樹膠生意，日用品生意，還有椰子乾也要包辦了。」接着，他又說他今天出去的經過。「你想想我跑了這樣遠的路，滿以爲一到就可以很順利的做買賣的，那兒知道今天出去一跑，情形就大大的變了，土人們都不肯照市價賣給我，他們要很高的價錢，這個價錢，無論什麼人都不肯出的，開始我覺得奇怪，後來向人家一打聽，才知道我已經遇到競爭者了。他們都是掛米米國牌子的，人數有三個，自備有馬車。他們把一架磅碼，和一些要和農民交換的日用品，裝在馬車上，就到各村去巡行去，凡是我要去的地方，他們都已預先走過了。……」

「他們收買他們的，你收買你的，有什麼關係。」

「所以，你就沒看透這點，他們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打聽到消息，說我也做這類買賣的，在無意中，我們又在村里互相碰着了。他們開始，也是用和我一樣的價錢收買，五分一磅，可是見我到了，馬上就把價錢提得很高，高過原來的三分之一，這樣叫我怎樣下手呢？但是他們却大批大批的買了進去。……」

「難道你不會和他競爭？」

「像這樣做，是要蝕本的，怎好競爭。」

「但是，他們爲什麼可以做？」

「開始我也想不通，照現在最高的行情，無論如何值得這樣多的，難道他們是瘋了嗎？可是，後來我跟他們走了好幾家，親眼看見他們的做派，才知道他們也有他們這樣做的道理。」

「什麼道理？」

「什麼道理嗎？」舅舅狠狠的摸一摸嘴唇上的鬍子，很是不平的樣子。」

他們是在用狡計騙土人啊！我到菲非島有四十年，在洲府來來去去也有二三十年，也不知道做過多少椰子生意，却從沒看見像這樣毒辣的欺騙方法的。你以為他們是傻子嗎？為什麼要用馬車，運着一個又笨又重的磅碼到處走，原來他這個磅碼是一個特別的磅碼，里面裝着機關，當他們出的價錢大時，他們就儘量的使磅碼低下去，明明袋里的椰乾已有一百磅，放到他們的磅碼上，却只剩了六十磅；反之，他們自己拿出去交換的東西，如糖、鹽、麵包等東西，明明只有十磅重，經過他們的磅碼，又成十二磅或十三磅了。」

「你為什麼不折穿他們的狡計？」

「對土人嗎？這是沒有用的，因為他們每個人，都有貪小便宜的習慣。他們只知道自己的椰乾，賣給米米國商人可以得到每磅六分半或七分價錢，賣給中國商人，却只有五分到五分半，別的便不管了。要是你對他們明白說出來，不但要得罪米米國人，就是土人自己也不會相信的，因為，他們會以為你是在吃米米國人的醋。」

「這樣看來，你在這兒的生意可不用做了。」
「沒辦法，只好到那些沒有競爭的地方去了。」
舅舅最後這樣說着。



十五 到爬倒地去

沒有生意做，舅舅就變得十分討厭這個小市鎮了。

因此，在他們到達這兒的第三個早晨，他就對安安說道：「把鋪蓋收拾起，我們要準備走路了。」

安安也覺得這個小市鎮有點討厭，於是也很賣力氣的去打鋪蓋。當他們把行李收拾好，又辭別了那個正直的悲哀的好露德，就上了一輛運貨馬車，讓它拖到另一個市鎮去。

他們很寂寞的，在一片又荒又野的山地上走。

太陽熱得像火一樣燒人，又沒有一點風，坐在搖搖擺擺的車上，真要叫人心煩，想打瞌睡。舅舅嘴里含着煙斗，眼睛失神的看着前面，馬車夫却用了一種極為難聽的調子，正在和馬說話。至於安安呢？却是早就睡着了。和往常時

一樣地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已經睡過多久，車走過多少路，正在朝什麼方向走。他只覺得自己像是給裝在搖籃里一樣，隨着一種難聽的聲音，一前一後一左一右的搖幌着。可是，奇怪，這隻搖籃突然停着不動了。這叫他從夢中，大大的吃了一驚，醒了。當他睜開眼睛向四周一看，才知道自己是坐在馬車上，而這輛馬車又正停在一條又狹又小的沙道上。在路旁，有一列椰子樹，樹的後面，又是一條小溪，小溪流着很清的水，水似乎很喜歡噙舌，不會停歇的，在那兒說着什麼話。

這輛馬車是停在椰樹蔭下的，馬車夫已從駕駛台上走下來，替馬解去身上的負擔，解完了，又把它引到小溪邊去飲水。舅舅也已下了車，正在後面的樹蔭下，一前一後的走着。安安原本也打算在這時下車去，但是沒等他來得及動身，早已給一陣很尖很亮的笑聲吸住了。他對於這種笑聲，覺得十分奇怪，這兒不過是一個很僻靜，很寬曠的野地，那兒來了這笑聲？莫不是白天做夢，但是事實上，却一點也不像是做夢，因為跟着他又聽見那同樣的笑聲了。到底是

爲了好奇，或是別的原因，他一點也沒有想到，就願意朝那發出笑聲的地方，掉轉頭去，並且就在溪旁的矮樹中，搜索起來了。他這樣搜索着，搜索着，過了好長的一會，果然就搜到了。你們以爲他這時所看見的，是一些什麼？原來却是四個青年女子，她們都是赤身裸體的，披着一頭長頭髮，站在有樹蔭的流水中，每人用一個紅泥瓦罐，盛滿了水，直從頭上淋下，她們這樣做着，似乎是很快樂的樣子，因此也不時拿水潑到別人的面上，頭上或是背上去，作爲遊戲。她們以爲這樣做着，是不會有什麼人看見的，却想不到居然在一輛馬車上看見一個人，在這兒悄悄的偷看，於是，她們同時都像給人家猛不防刺了一針似的，驚喊一聲，就都沉到水里去了。安安對於這四個青年女人，突然的驚號起來，沉到水中去的事，甚爲吃驚，他以爲事情是極度的壞了，這一沉，起碼起碼也會給鱷魚吞去大半。

不久，馬飲好水，重新給套上車子，舅舅也上了車來，接着馬車夫叱喝了聲什麼，車便動了起來。安安對於他們的重新起程，似乎并不會感到什麼興趣

，因為他正在關心着，那四個沉到水里去的青年女子：也許她們的父母，又不得不看着她們走去哀求巫師報仇了，也許再過一下，又會有鱷魚給判徒刑了，也許，也許……正想着，初初聽見的那種又尖又亮的聲音，又在他後面追着來了。他急急的從車上回轉去看，原來就是他剛剛看見沉下水去的那幾個人，她們這時，已經爬上溪岸，正在對他們的馬車搖着手哩。

「還好，」安安暗自想道。「她們沒給鱷魚吃掉。」跟着也就安心了。



十六 關於脫身番的神話

到了黃昏的時候，在他們面前，就遠遠的出現了一個鄉村。這個鄉村，叫做爬倒地，舅舅告訴安安，他們得在這爬倒地住上一個時期，因為他們要辦的事情，經過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和路程，還是一點成績也沒有。

進了村後，他們又找到一條小街道，又在一家掛着中國招牌的店舖門口停住，這店的老板，也是一個熟人，因此他們便被很客氣的招待着。他們把行李舖蓋打開舖設之後，舅舅就一個人出門去了，他是到幾個本地熟人那兒去打聽那幾個米米國收買商，是否也已到了這兒？

舅舅走了，安安的肚子，忽然絞痛起來了，他想：倒毒，要拉屎了！於是拿了草紙，就要到廚房後去找毛廁，但是儘找都沒有找着，後來他又伸長鼻子去聞，以為只要聞到什麼地方有臭味，他便可以在什麼地方找着了。而結果

呢？是有臭味的毛廁，一個也找不到。他只得重新退回來，坐在房中納悶：這兒人真怪，開了店舖，却不設毛廁。

舅舅只出去一會，就回來了，好像是還沒打聽到什麼消息。於是，安安就走去請教他：「關於找毛廁事情。」

舅舅微笑着說：「怪不得，原來在這兒住居的人家都不上毛廁的。」

「不上毛廁，大便急了怎麼辦？」

「挖地洞啊！」

「爲什麼要用地洞，毛廁不是比地洞衛生方便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，」舅舅說。「關於這事也有一個故事的。」

接着，他就說了下面這樣一個故事：

安安啊！你已經知道牙牙人怎樣來統治菲非島，以及米米國人，又怎樣從牙牙人手中，把這個寶島奪到自己手中，又怎樣撕毀了自己的信約，不給土人以自由和獨立，因而又引起了一次新的叛變等等。記得在上一次，我告訴你這

個故事的時候，曾說到：米米國人因為要鎮壓這個土人的叛變，曾用了武力向他們進行過無數次征剿，後來這反叛，雖然在武力強制下粉碎，但是却也有許多不願做亡國奴的土人，躲到深山野林去做生番。這些生番，大都是很不幸的，他們中：有的是，丈夫給米米國人殺死的寡婦，有的是，失去了父母的孤兒，有的是，沒有田地的農民，有的是，失去了工作的工人。他們雖然是從許多不同的地區來的，說着各種不同的話，還有，各人都有一個不同的悲慘故事，但是他們却有一個共同的信心，那就是不做奴隸，不做亡國奴。你也許以為他們離開了白種人的壓迫，退到深山野林內，過的生活就是很快樂了？事實上却不然，我們都知道米米國人是很狡猾的，他們雖然不能用槍砲來傷害這些不受感化的人，却能用許多新的方法來攻擊他們，比方在這些深山野林的出口處，設立封鎖綫，叫你無法出入，比方派飛機去散播疫病菌，叫土人傳染疫病，還有種種別的方法，因此這些生番的生活，過得十分陰慘。但是，他們却仍舊死守住最後的那塊自由土地，不肯出來歸降。還有，這些土人雖然生活在深山中

，過着苦日子，但是他們也沒有一刻，不懷念着他們從前的家鄉。因此當他們生了懷鄉病的時候，就去祈求神的幫助，使這些米米國人早早滅亡。據說是，神很憐憫了這些人的至誠，就降給婦人們以一種神方，使她們去消滅白人，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神方，就是能夠使常人忽然的變成一個「脫身番」。

「脫身番」，到底是怎樣的一種人？說來奇怪，但的確是有人看見的。據說，在白天，這種「脫身番」是和我們平常人沒有兩樣的，他照樣的做着常人做的事，說常人說的話。但是一到深夜，却就大大不同了，每到月亮初昇，椰子樹輕輕抖着微風的時候，這些「脫身番」只要把符咒一唸，人登時就能夠自動的脫成兩節，腰臍以上是一節，腰臍以下又是一節。下半節照例是留在家里不動，上半節却要披散着長髮，睜開像星星一樣發閃的眼睛，用兩手做翅膀，無聲的離開自己屋子，高高的升在半空中。像這樣，她們一個一個的升在半空中，在月光底下，緩緩的飛翔着，直到數量已經很多，可以編成一個大隊了，才由一個頭目率領着，直朝深山外飛去。這種「脫身番」據說有極好的嗅覺

，又能知未來，所以她一飛上空，只要把鼻孔輕輕的嘯動一下，就能夠聞到什麼地方有米米國人，什麼地方有做過壞事的人，聞到之後便分隊飛去。

我們要知道，在很久以前，還沒發明抽水馬桶的時候，米米國人大便時，大都是去上一種露天茅廁。這種茅廁，又恰是一點防禦也沒有的，因臭氣能夠分散，「脫身番」其所以能在深夜知道，什麼地方有米米國人，什麼地方沒有米米國人，都是從那上面聞到的。當她聞到之後，就直朝它飛來，飛到之後，就集中全力，不管它有多少完全的吃了去，直到她們認為心滿意足了，才在半空會齊，重新飛回深山野林內去。到第二天，她們仍舊變成常人出來做事。

大便被這種「脫身番」吃去的米米國人，從他的大便被吃去的那天起，便要感到身體十分的不舒服，像是病着的樣子。跟着，飯量也就一天天的減少，面孔開始了黃瘦，不上一兩個月工夫便死了。就是因為這個原故，在當時死了很多米米國人。人一死多，他們就着急起來了，但是誰都找不出這些人致死的原因，就是最有名的大科學家，也沒有兩樣。就這樣過下去，米米國人又莫名其妙

其妙的死了一大批了。正當這事成了件疑案的時候，忽然有人在報紙上公開警告那些到露天毛廁去大便的人，叫他們特別小心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有一天，在半夜三更，他上毛廁的時候，就親眼看見一羣在空中飛着的怪魔，這些怪魔，據說在他的前後左右，睜着兇惡的眼睛，不依不捨的飛着，直到把他擾的急起來，向她們瞄準好開了一槍，才突然溜去。這一篇文章，在當時是很有作用的，因此就有許多米國人，成夜不睡覺，拿着槍守在毛廁旁邊，看見那些怪魔來了就開槍，偶然也有把她們打中的，但是却無法捉着，這樣一來，全島都騷動起來了，沒有一個不惴惴不安的。

這是一件很討厭的事情，那個可以不大便？大便過後，那個又有這樣多工夫，成夜去守住它？於是便有聰明人出來想對抗辦法了，結果就發明了一種馬桶，叫做抽水馬桶，在這種馬桶拉完屎以後，只要這麼一拉，把水櫃里的水拉出來沖洗一下，就可以把大便，完全沖下地底陰溝里去了。這種辦法雖然好，但却有許多限制，比方說裝這種馬桶就需要有自來水，如果在沒有自來水的地

方，該怎麼辦呢？好，不久新辦法又來了，那就是用鑽地洞辦法，在拉屎以前，先挖好地洞，拉完以後，就拿土替它蓋上。在這兒，你之所以找不到毛廁的原因，就是爲了這一件事。

說着，舅舅就帶安安到後面一個小曠場去，果然有許多小地洞，在這些地洞中，有的已經給土堆好了，有的還是空的。

「我們又不是米米國人，爲什麼也要學他們的樣子？」安安還有點不明白，便開着口問。

「爲什麼嗎？這還不簡單，就是怕這些脫身番偶然粗心，或弄錯了，把那些不是米米國人的大便吃去。」

安安覺得這話是很有理由的，也就沉默着了。



十七 摩洛下山

到了晚上，舅舅又出去了。但是，當他回來後，便變得像前兩天那樣不快，他對安安說：

「倒罷，明天一早我們又得走了，因為我離開又在路上，碰見那幾個米米，就還罷了。」

「就這樣？他何來了我們就走吧？」

「一點也不錯，因為我們無法和他們競爭。」

安安心內十分不願意，可是他也不得不早一點去休息，好在明天一早趕路。到了第二天，又是那同伴的運貨馬車，把他們運出鄉村去了。

當馬車上了路，安安雖然在昨夜睡得很好，也夜得不打起瞌睡來，又睡著了。到底又睡了多少時間，他一點也記不起來，只覺得車到德急蘇的這麼一羣

丁就把他抖醒了。醒轉來後，他第一步要做的事，是睜開眼睛來看。其實不難，還好，一睜眼，就叫他大大的吃了一驚了。爲什麼呢？又發生了什麼事？一點也不錯，九點鐘的事來了。你只要朝安安坐的車前面一看，就知道。原來在這時，在他們面前，正有許多人，有男的有女的，有老的也有少的，他們都一樣攜着一點小行李，很倉皇很不安的奔來，看樣子都像是要到什麼地方去逃難的。

舅舅是一個胆大的人，但是對這種不平常的現象，也很吃驚，因此，他就揮鞭去問馬車夫，但是馬車夫只是微笑着不答。到後來給追急了，才說：

「你們是中國人，又不是米米國人，用不着担心的。」

「到底是發生了一些什麼事？」

那個馬車還是微笑着不答。

舅舅心里疑惑，可是他這樣決定着：這個車夫不肯說，那麼我去問問逃難的人就是了。可是，儘管他在車上搖手、叫喊、說好話，還是沒有一個肯站住對他說話，沒辦法，他只好下決心，叫馬車打轉頭走。可是，馬車夫不肯，正

在爭執着時，忽然有一個商人打扮的中國人，也住在逃難人中慌慌張張的奔來，於是舅舅就一把拉住他，并且急急的問道：

「好鄉親，請問你在前面鎮上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爲什麼這些人逃得這樣慌張？」

那個中國商人，雖然不願意，但人家既然是那樣好意的來請教自己，也只好站住了。於是他便也堵住，并且回答着說：

「老伯，你要到前面那個鎮里去的？我還是勸你打回頭穩當，那兒不平安，摩洛已繼下山了，正在和憲兵對打。」

「誰攔下了鎮裏的？」

「快了，這些生番真稱得上是鐵打漢子，什麼也不怕，只有幾把刀拿着就衝殺連憲兵也擋不住，聽說連機關槍也給搶去好幾挺。」

「打起來了以爲什麼事？」

「爲什麼嗎？說來話長哩，不過我也不大清楚。」接着，這個中國商人，

就很清楚的識起來了。「聽說是這樣，在這鎮里有一間米米人開的麵包店。前幾天，有一個土人的十四歲女孩，到那麵包店里去買麵包。那米米人，見她長得好看，便存了壞念頭，對她說：

——你要新鮮的還是陳的？

那個要吃陳麵包？她當然答說：要新鮮的。於是那米米人接着又說：

——那麼，隨我到里面來罷。

於是，他帶她這里面的一間房里去，以穩的情形，不用說你老伯也會想得對。那個女孩子，在米米人房間里，繪圖着足足有一個半鐘頭，放出來後，已經哭得不成人樣了。女孩的父親，也是一個不好惹的漢子，因此他就帶着那不孝的女兒，到警察署去告。警察署長是米米人，他接了狀後，不但不處理，反而說：這個土人真豈有此理，亂造謠言，我們米米國人怎麼會做這些下流的事？一定是你隱告！於是就叫人把他看起來了。

這個土人漢子，也有一個弟弟在深山內住，是那些生番中的小頭目，那女

孩兒父親爲了自己的事情，給關到警察署內，心內十分着急，就連夜繞小路趕上山去告訴她叔叔，請他出來想法子援救。那個小頭目，見是自己哥哥這樣的不幸，自然也就答應了。至於答應以後，他怎樣去召集生番開會，做準備工作，我們都不知道，只是到了第二天晚上，這些摩路生番就衝下山了。他們的人數，真是多得像螞蟻窩一樣數不清，從四方八面紛紛的出來。因爲這事來得突然，官方來不及準備，鎮里便給首先衝下山的一股人衝進去。他們把警察署圍住，放走了那個土人，又去燒米米人麵包店，至於對米米人也是和當時對牙牙人一樣，見一個殺一個的，……」

「他們殺不殺中國人？」

「不殺，土人也不殺，最奇怪的是在鎮里的中國人和土人，也有參加他們的。爲什麼嗎？因爲大家都是根米米人。」

正當他說到這兒，又有一羣人湧着來了，中間甚至還夾着好些牛車。於是，那個中國商人向舅舅揚了揚手，說聲不是，也就什在他們中，朝前面倉倉

的奔去了。勇勇坐在馬車上沉吟着，他正在考慮：是否就馬上朝後轉，避一避這風頭？可是考慮還沒成熟，槍聲就起了，逃難的人也更加的多起來，而且還有許多是便衣武裝的米米人。穿黃制服的憲兵，不久也出現了，他們顯然是打敗的，而且敗得十分狼狽，有些丟掉了帽子，有些只有槍沒有刺刀，他們的隊形十分凌亂，三個兩個就結成一羣，走幾步就回轉頭去放兩槍，放過後，站起身又走，走了又回過頭去放槍……在他們後面，跟蹤追着的是一陣牛角和牛皮鼓聲，有一羣赤身裸體的壯人，頭纏大紅布，手執弓箭，飛槍，砍刀等類武器，還有少數是帶着步槍的，對這些敗兵取着大包圍形勢，呼喝着衝上來，來勢實在是太猛了，因此嚇得那些米米國憲兵，有些連槍也不響。

這些靡落生香的突然出現，使勇勇很為慌亂，他要求那車夫趕快掉轉頭逃難，但是他卻微微笑着，并且從他坐墊上拿出幾把馬刀來，他說：

「不要怕，米米人也壓迫中國人的。」
說着，就給安安和勇勇每人遞了一把去。

「什麼？你也是摩洛，和他們一起的？」

車夫又微笑起來了，他說：

「凡是被壓迫的人都是摩洛。」

舅舅見情勢已經完全變了，可是他也是恨那些米米人的，特別是那幾個和他競爭的米米收買商，於是，他也就勇敢的伸出手去，安安學了他的樣。

只一會工夫，摩洛就衝到他們的馬車旁邊了，那車夫一邊從他的坐位上站起身來，揚着手中的馬刀，竭盡全身力氣，向他們歡呼道：

「嗚——」

那些忙着進趕殺人的摩洛，也報了他這麼一聲；「嗚——」

於是他回頭向舅舅招了一招手，便跳下車去，舅舅隨後也跟着，可是正輪到安安的觀察，情形却又有新的變化了，原來是米米國人已調到了砲隊，而且認定這輛馬車，是摩洛首領的司令台，就遠遠的對它瞄準打將起來了。安安在車上忽然聽見一陣震撼天地的響聲，他急急跳下車去，可是跟着他就看

見好幾團像火球一樣東西，在空中呼呼的飛着，飛着，它們好像生了眼睛似的，老是跟着安奔走；他走到什麼地方，它們跟到什麼地方。一會，他忽然又覺所有的人都不見了，這樣大的曠野，只有他一個，在頭上又呼呼的叫着那顆火球，覺得十分恐怖。忽然火球又對準他的頭墜下，炸開了，把他一直炸上天去。他在天上飛着，打了無數筋斗，忽然又落下地來，他急得要命，以為一定會落在大海中的。於是，十分傷心地哇的一聲就哭起來了。……

安安回復了知覺，覺得有幾個小姊妹，正圍住他，問他怎麼回事，剛剛還睡得很好的，為什麼忽然哭起來了。他睜開眼睛一看，才知道自己是在做夢，在爐邊照樣圍坐着全家大小，他們還是和先前一樣，靜靜的傾聽着，那個老洋容講述他的冒險經歷。

老洋容給這幾個鐘頭的講述，弄得十分疲乏，他不時打着呵欠，又拿手巾去醒一醒鼻涕，好像很渴望能停下休息的樣子。但是，給他的故事弄得逐漸興

奮起來了的聽衆的眼光，却使他沒法停下，於是當第一陣鷄鳴聲，從遠處傳來後，他就抱歉的站起身來，對大家打着躬說道：

「真對不住，我已打擾了你們整夜的睡眠了，現在天快亮了，我的故事就在這兒暫時止住罷。」

說着，他向大家點一點頭，就走到門外去，看看天色是否在變亮了。

82

76 = 70

菲非島夢遊記

著作人：周馬文森 發行人：陳勸先

實價 國幣二元 外埠另加郵運費

桂林 百嶺山 建設印刷廠印刷

桂林 麗君路 文化供應社發行

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

本書保存著作權及翻印權

文302 (93) 明家P
1010 (1-3000)

